

國 民 教 育 文 庫

裴 斯 塔 洛 齊

吳 志 堯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二月初版

(81444)

國民教育文庫  
裴斯塔洛齊一冊

定價 國幣 叁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  
\* 版 翻 \*  
\* 所 印 \*  
\* 有 必 \*  
\* 究 \*  
\*\*\*\*\*

著 者 吳 志 堯

主 編 者 朱 經 英

發 行 人 朱 經 農  
上海河南中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各地

本



瑞士蘇黎世裴塔斯齊紀念像

## 孟序

十八世紀的歐洲，流行着一種思想：人不但想立刻造成一個新教育，並且想用教育來一舉而造成一個新社會。這種樂觀的想像，刺激很多人，產生了很多教育的自由的實驗。一羣小學教師，就奔走、宣傳、募集捐款、志願效勞，設立起他們自己的學校。現在看來，這些不過是試驗性質的鄉村學校而已，不值得驚奇。但在當時，居然名滿天下，謗滿天下。毀謗它們的人，說它們幼稚、誇大——無聊。只有康德在他的教育學講演裏，這樣殷殷地說：「那些批評是不對的。沒有經過實驗，怎樣見得結果和預期不相符？怎麼會知道理想教育不能在短時間實現？像汎愛學校所關的一條新路，是大家應該予以讚美的，不管它還有多少試驗中不可避免而為後來試驗所須矯正的錯誤。」這哲學家的「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的態度，引起學者們對熱心的小學教師的注視和同情。後來，裴斯塔洛齊以他的全生命來擔當這實驗的事業，他的學校，巍然成為世界兒童教育運動的中心；

又因為康德的弟子菲希德替他登高疾呼，而發生出極大的力量。

裴斯塔洛齊也是開創兒童心理研究的人。這，不只因為他提出「教育的心理化」一個口號。因為用客觀的態度，跟着嬰兒，仔細觀察他的行為動作，而一一紀錄下來的日記或傳記的方法，是他最先使用的。他以後，才有幾個醫師和生理學家，繼續用這系統的觀察方法，精益求精，使兒童心理，漸成獨立的科學。後人的技術、知識，早勝過了他。但求知的興趣和對兒童的同情，並不會超過他。就是他的教育的心理化一句話，也不好加以嘲笑。他所謂心理，限於那時人所知道的感覺經驗；他的直觀教材，也就只着重感覺的印象。這些都過去了。但他的根本態度是：兒童的教育，要看作是他自己的發展；他的發展，像一切有機體的發展一樣，有自然的法則可尋；這些法則的充分把握，就是教育的成功所繫。這個根本態度，至今並沒有被動搖。我相信，在教師們間，這個態度，至今還需要耐心的培養。

但是比教育實驗，比兒童研究，比一切，更珍貴的，到底是這教育家自己的，生平的崇高的人格。說到他的生平，是說一個很動人的故事。關於人格的探微索隱，近時心理學者，往往異想天開，中間

有這樣的一個理論：說人格可按理知、功利、美感、權力、同情、至善，六個動機，分爲六類。像一粒骰子，人同具有這六面，卻只有一面，特著地表現出來。表現的雖只一面，參伍錯綜，時顯時隱的，還有五面；所以穩定的人格，每一類，依照各自的定律，構成一個獨特的組織。科學家、工業家、美術家、政治家、慈善家、宗教家，六類單純的人格，是各有其組織的。至於各類的理想的範型，如最完全的科學家或美術家的範型，人們對它鼓舞向上，而寤寐求之的，則只是一個邏輯的結構。可以叫它是永恆的、客觀的；因爲也像柏拉圖的理型那樣，是亘千載之間，高懸於萬人之上的：任何時期現實世界裏的這個大科學家，那個大美術家，只得其近似，得其依稀彷彿罷了。雖這樣，我們也可以從歷史和傳記裏，勉強找出其代表的人物來。這個十分玄想，十分整齊的理論，不能在這裏評判它的是非。急於問的是：教育的人格，有沒有獨特的範型呢？有的。那麼，屬於那一類？說道是慈善家一類的分支，因爲教育的動機，是同情、慈愛。從西洋史上找代表的人物，便舉出蘇格拉底和裴斯塔洛齊來。這最後一點，我想沒有人會反對。菲希德應該深切了解他的朋友的爲人，他早就說：「裴斯塔洛齊的生活的靈魂是愛。他愛貧窮和被壓迫的人們。他的愛有福了！使他的所獲，竟遠過於他的所求；——他原來求的是

貧苦孩子的啓蒙，而得着的是人類的教育大道！

我們感謝吳志堯先生及時的給我們這部書。一九四六年，是裴翁誕生二百年的紀念。將這動人的故事，贈與想慕他的人們，是紀念他的最好的一個方法。

當然，這書不是爲舉行紀念而匆匆寫成的。三年前，在戰時湘黔郵寄的困難中，我已經看到原稿的一部分了。吳先生是頂愛裴翁的一個人。他讀他的傳記，讀他的著作，讀諸家關於他的論述、批評。經過多年不懈的努力，才完成這我們僅有的關於裴斯塔洛齊的一部書，翻譯的除外，或許也是這一類研究的第一部書。這一類的研究，固然不會多；而像他這樣對前哲的摯念，對學問的專一和深沉，在我們中間，也是希有的了。希望著者接受我們的謝忱，也接受我們對他的衷心的敬佩。

孟憲承

三十四年十二月漱浦



## 俞序

一個突如其來的勝利，喊出一句「教育第一」的口號。正在準備復員的熱鬧時期中，貴州道義的小學教育界同仁，在三十五年的一月十二日竟有一個盛大的集會，紀念世界大教育家裴斯塔洛齊誕生二百週年，而且還有五百本裴氏傳出版。這是浙江大學教授吳志堯兄多年研讀的結晶。在這時期印行出來贈送給小學教育界同仁，真是一種極有價值的紀念。我也拿到一本，不但很有趣的讀過，而且常常從這書裏摘錄了重要的語句，寫在畢業同學的紀念冊上。這書的價值，孟憲承先生在序文中已經說得很詳細，毋須我再多嘴。可是我想，這好書只印了五百本，未免有些美中不足。然而在紙荒工費的潮流中，我們無法使這不足得到滿足。時間已忽忽過去了一年。今年一月，朱經農先生來，提出了計劃印行國民教育文庫的問題，我就說，吳兄這本裴氏傳，應當在這文庫中坐第一把交椅。我的理由很簡單，就是孟序中說的：「將這動人的故事，贈與想慕他的人們，是紀

裴斯塔洛齊

11

念他的最好的一個方法。」這才可以產生一種動力，使「教育第一」這口號兌現。

三十六年二月俞子夷在杭州西湖羅苑

# 目錄

孟序

俞序

第一章 裴斯塔洛齊的時代	一
一 革命前社會政治的一般狀況	一
二 啓明思想的發展	六
三 革命時期	二二
四 統一的瑞士聯邦的誕生	一九
第二章 裴斯塔洛齊的教育事業(上)	二三
一 早年的生活	二三

二	新莊三十年	二八
三	斯湯支孤兒之父	三九
第三章	裴斯塔洛齊的教育事業（下）	四四
四	部格都夫——近代小學的搖籃	四四
五	伊佛登——教育的麥加（Mecca）	五八
第四章	裴斯塔洛齊的教育思想	六八
一	引言	六八
二	直覺的認知	七一
三	發展的程序	七六
四	語文的教學	八二
五	教育的目的	九〇
第五章	「裴斯塔洛齊性格」述釋	九五

一	裴斯塔洛齊的精神	九六
二	教育精神的範型	九八
三	愛的動機	一〇五
四	愛的形式	一〇八
五	教育的意義	一一一
第六章	裴斯塔洛齊的影響	一一七
一	引言	一二七
二	幼稚教育	一二〇
三	勞動教育	一二三
四	教學方法	一二七
五	師範教育	一三九

# 裴斯塔洛齊

## 第一章 裴斯塔洛齊的時代

——十八世紀瑞士的啓明和革命——

### 一 革命前社會政治的一般狀況

距今一百年前，和平自由繁榮獨立的瑞士開始建立。這是瑞士人的光榮，也是民主政治的福音。但在新瑞士成立以前，它曾經過一個沉悶紛亂的時期。十七世紀至十八世紀中葉，瑞士在黑暗的舊勢力之下喘息。十八世紀中葉後，一方面，啓明運動和新經濟的力量開始發動，逐漸改造着瑞士人民的生活和思想，另一方面，舊勢力仍然支配着一切，形成一種動盪危險的局勢：新教和舊教盤據着各自的壁壘，貴族和平民處於對抗的狀態，邦聯不過是一個空洞的軀殼，政治還沒有脫離

卑污自私的情狀。直到十八世紀末葉，法國大革命如一陣狂潮，將舊瑞士席捲而去，從此再經過一段孕育時期，一八四八年，這個被世人稱譽爲「世界樂園」的新國家，方才出現。

瑞士的特權階級發生於十七世紀，因各州情形不同，這些特權階級可分三類：一、南部山區幾州，如烏利（Uri）、什維茲（Schwyz）、格拉盧斯（Glarus）雖然有着四百年以上的民主傳統，可是當時的市民，只限於出生本地，或對政府有特殊貢獻的人。客籍居民不能置產，不能獨立經營工商業，參政當然更談不到。往昔各地人民自由遷徙居住的權利已經不存在。二、東北部的蘇黎世（Zuerich）和北部的巴塞爾（Basel）等州，又有另一種貴族專政的形式：政權是操縱在同業公會會董的手裏，鄉區人民不但無權參與政治，便是高級軍職，教育學術，較大的工商業，以及一些獲利和榮譽的職業也是沒有置身餘地的。三、西部的夫賴堡（Fribourg）、伯爾尼（Bern）、琉瑟恩（Luzerne）和索羅圖恩（Solothurn）等州，那裏所謂市民，即是特殊階級。城市以外區域的土地，或由戰爭的掠奪，或以金錢購買，都被市民兼併；那些地方的居民，也隨着土地隸屬於市民，夫賴堡州從十七世紀初年起，更有一種特殊的市民，稱爲「顯貴市民」（Privy Burgers），該州的政權

成爲這些貴族的專有品。門第家代代相傳，政治成爲少數家族的事。伯爾尼也在十七世紀中葉決定將市民資格加以限制，以後所認可的，稱爲「永久居民」，不能享受任何政權，並且在參政的市民之中實際的政權更爲極少數世家所操縱。

享有政權的人逐漸減少，貴族儼然成爲一個獨特的階級。十七世紀流行於歐洲的天命神權的政治觀念，在有自由傳統的瑞士也因運而生。政治成爲一座顛倒的金字塔，動亂不安因此層出不窮。當時適值三十年戰爭（一六一八——一六四八），無數避難的人湧到瑞士，同時瑞士又供應德軍糧精，農產品價格因而大增。到了戰爭結束，繁榮突然中止，結果釀成一種農村危機。原來在憤懣不平狀態之下的多數被統治者，在各處相繼騷動。一六五三年爆發農民戰爭，農民結成「人民同盟」和貴族相對抗。他們要求取消一切捐稅和不利於他們的改革，並要求恢復各地舊時所享受的自由。可是農民對於政治既無明確目的，行動又極散漫，亂事在當年就不平定，首領多數被殺，結果貴族專政反而因此更加堅定。

自從十六世紀初期宗教改革發動以後，瑞士經過兩次宗教戰爭（一五三一和一七一二），



各州之間分崩離析的現象，繼續發展不已。到了十八世紀，所謂邦聯，既沒有憲法，也沒有行政和立法的機關，惟有一個邦聯會議（Swiss Diet）和主持會議的州，或稱首都（Vorst），這一州習慣上總是由蘇黎世擔任的。各州的代表都有規定的權限。會議的決議案須經全體一致通過才能成立。代表逢着困難，惟有向本州去請示。有人會這樣譏諷過，要邦聯會議通過這樣一項決議：「雪是在冬天的，」也非要經過十多次的請示，不能在會議裏取得一致的同意。因此當時關於各州間的軍隊、幣制和關稅的統一，邦聯會議簡直無能為力。惟有法國貨幣才能在各州通用，各州的貨幣出境非貼水不可，或者甚至於不能使用。各州都有關卡，對於進出口貿易，限制極嚴。也極瑣細。各州都只顧本州的利害，因此關係各州的公共利益便無人顧問。如東北部有一個林特河（Linth）區域，河水氾濫，成爲一片沼地；原因是這個區域屬於好幾州管轄，對於堤堰防治的合作便無法實現，只有聽其自然，常常鬧災。所以在別國看來，當時的瑞士無非是一些雜湊的小邦，它們雖然具有構成國家的一些實質，如土地、民族、光榮的歷史等等，但是國家力量的表現是一些兒也看不到的。邦聯如此，那些自中古以來便實行民主政治的各州怎樣呢？像烏利、什維茲、格拉盧斯等州，習

慣上政治是由人民大會決定的，可以說是瑞士傳統政治的代表形式。拿破崙認為瑞士之所以有權獨立存在，就爲了這點民主政治的緣故。可是十八世紀時像什維茲、祖格（Nurb）和內外阿彭、最爾（Inner and Outer Appenzell），正鬧着劇烈的黨派紛爭，其原因或是由於個人間的爭權，或是由於人民嫌當政者分配從法國得來的傭兵撫息金的不公平。人民往往樹立黨派，擁護或反對當政的人。開會時各以武力相見，有的驅逐出境，有的抄沒財產，甚至於處以極刑，相互攻擊。一切法律的保障都破壞了，直到雙方都感覺厭倦，才能恢復和平和秩序。最壞的情形是選舉的敗亂。人民仰攀少數權勢的家族，賄賂公行，官職買賣。例如格利松州（Grisons）的沙烈斯（Salis）一家，便以包攬稅關和大量供給外國傭兵致富。其他家族起來和他競爭，一個首領任意將別一個首領拘禁起來，甚至鬧成各村械鬥，以致傳統的民主政治只成了一個虛偽的形式。

人民是大部份還處於農奴的地位。土地則擔負着很重的田租和教會所徵收的什一稅，工業是嚴格的爲同業公會或市民所操縱壟斷。最惡劣的情形是共管區域（Common bailiwicks）政治的腐敗。這些區域是幾州共同購得，或是戰勝掠奪而來。每兩年由各州輪流選舉一個州官

(Pailiff) 來管理這一區的事。這區域裏的人民，一方面對各州須服兵役，納捐稅，一方面更須受大小貴族和地主的管轄和使喚。例如在圖爾高 (Thurgau) 這一區域，主權是屬於八州，而其間就有一百三十個屬於教會，城市或貴族和地主。有些區域簡直被視為財源富庫，一位州官被選去管理這一區域，他便須先捐款報效。例如格拉盧斯州在一七八一年有一人被舉為圖爾高州官，他便捐了七千金元 (Golden)，他的收入的主要來源是得之於人民訴訟的科罰和賄賂。在提契諾 (Ticino) 有一時期一切刑罰可以金錢抵償。甚至於以刑罰向無故良民威迫勒索。當然這些州官良莠不齊，屬於伯爾尼和蘇黎世等州的，特別是以清廉著名，受人敬重的。瑞士人民正在處於黑暗境地的時候，光明也漸漸的來了。光明的前奏即是啓明運動的興起。

## 二 啓明思想的發展

十八世紀中葉，特別是一七五〇年以後的二十年間，尊崇理智和自然法則，成為當時歐洲思想界的趨勢，後世便以「啓明」(Enlightenment) 一詞表示那時期的思潮和活動。啓明思想導

源於英國的洛克、經法國伏爾泰等人的鼓吹，文學、藝術、政治、社會等各方面都影響到了。在瑞士，也和別國一樣，根深蒂固的傳統和自由的現代思想處於敵對地位。無論在舊教或新教的區域裏，都嚴峻地強制思想，排斥異端。巫術妖異和種種方式的迷信雖仍流行，可是新鮮活躍的啓明思想也同時傳播得很廣很快。

瑞士啓明思想的代表人物，如伯爾尼的哈勒（Allrecht Von Haller），他是一個特異的向各方面發展的天才。他的天文學和生理學成了當時的權威。一七二九年發表的一首描寫阿爾卑斯山風景的長詩，先於德國克羅卜史托克（Klopstock）的史詩「救世主」（Messiah）問世，擺脫了法國經典的桎梏，始以生動的語言表達真切的感情，由他開導出德國詩的一條新途，成爲德國古典文學的前驅。在他的小說裏也提出了若干改進社會的建議。和哈勒同時有包德麥（Bodmer）和柏拉挺格（Breitinger）也是德國啓明時代精神的先導。後來德國的雷興（Tosching）便是承繼這種精神的代表。他們兩人都是當時蘇黎世古文科中學（Gymnasium）和高等學校（Collegium Carolinum）的教授，極爲學生愛戴。包德麥深究史學，主張歷史的研究要增進對於

人心的認識，對於事物淵源的探索。所以他認為歷史研究具有一種教育的目的；德性的涵養，和對於祖國的認識，才是研究歷史的目的。包特麥和其他啓明思想的學者一樣，注重明淨簡切的理智和清晰流暢的文字，譯述介紹英國文學，使操德語的人民最初認識莎士比亞和密爾頓，對於德國啓明思想發生相當的影響。柏拉挺格擔任希臘文和西伯來文教授的時候，認為這兩種文字是古往今來任何人尋求智慧的源泉。他又精於考古學的探究，始以發掘地下的實證，從事史學的研討。當時的學校，師生比較接近，包德麥和柏拉挺格更愛和學生相交往切磋，師生之間彷彿如家人父子的親密，因此優秀的青年在感情上和學業上都受了這兩位大師的吸引和感化。他們輕視財富奢侈和享受，只注意於心靈的恬悅，以及對於正義和真理的不絕地追求。裴斯塔洛齊便是那些熱切嚮慕新思想的青年之一。

啓明思想到了一七六二年盧梭發表了民約論和愛彌兒兩書，好如雷霆閃電的發作，一切其他的聲和光都暫時被壓倒了。接着在德國是狂飈時代的來臨，法國大革命也似乎成爲不可避免的了。日內瓦政府判定盧梭的兩本書是罪惡的著作，旨在傾覆基督教和一切政府，下令將書焚

燬，並驅逐盧梭出境。裴斯塔洛齊那時正是一個十六歲的青年，讀了愛彌兒，受着極大的影響。在他晚年的回憶錄裏寫着：「當我讀到他這本夢想的書（愛彌兒），我的想像被激動到異樣熱切的情調。我把盧梭爲愛彌兒所要求的教育，和我自己在家庭在學校所受過的教育，兩相比較，我覺得一切是如何不幸的錯誤呵！」當時整個的歐洲思想界幾乎沒有人不受到盧梭的影響了。

「人傑地靈」在當時的瑞士也有這種情形。蘇黎世，這個裴斯塔洛齊的故鄉，既有了包特麥和柏拉挺格等一些學者，德國的克羅卜史托克和維蘭特（Wieland）等文學巨子也相繼蒞止。因此蘇黎世和德國的萊比錫，同爲當時新思想的兩個重鎮。哥德曾三次到蘇黎世，譽此爲「無可比擬的地點」。十六世紀宗教改革時期，在蘇黎世有和馬丁路德相伯仲的薩文黎（Zwingli），同時在日內瓦，則有在英法等國影響極大的新教首領卡爾文（Calvin）。爲美國起草獨立宣言的哲斐孫（Jefferson）總統，曾稱頌日內瓦學院和英國的愛丁堡大學，在純粹科學方面，是歐洲的一對智慧的眼睛。在瑞士革命時期感受威脅的當兒，他曾建議華盛頓總統將日內瓦學院全體教授遷往美國。伏爾泰是十八世紀上半期日內瓦的理智上的導師，下半期便是盧梭。

啓明思想是當時社會政治現狀的直接的反應，其影響不久便見諸於實際的活動。一七五八年琉瑟恩的一個貴族巴塔惹 (Franz Urs Balthasar) 發表一文，題爲「關於復興舊邦聯的一些愛國的夢想」，這篇文章將邦聯腐敗的種種抨擊，顯明地披露了出來。他建議創立一所聯邦學校，培養具有國家思想的服務人才。他主張統一的平等的兵制，和全國共通的聯邦稅制。巴塞爾的祕書伊賽林 (Isaac Iselin) 也創立巴塞爾公共福利促進會，主張人人都應該有市民資格，要求以人民大眾的福利，而不是少數市民的利益爲立法的準繩。在巴塔惹的愛國熱情影響之下，伊賽林和一位蘇黎世的醫生希察爾 (Hirzel) 在一七六二年七月共同創立了「海爾阜的克會」 (Helvetic Society)，這個集會便成了復興瑞士最有影響的團體。它着重統一各州的意見和情緒，全國不分宗教、地域、階級的差別，優秀的愛國志士都網羅在內，裴斯塔洛齊也便是其中之一。盧梭的學說成了這些青年的嚮導。每年在辛滋納赫 (Schinznach) 舉行的集會成爲當時的盛事。由於這個集會的建議，著名的天才宣教師拉乏特 (Lavater) 在一七六七年寫出了熱情洋溢的瑞士曲，全國各地都歌唱着，成了凝結瑞士人民的一個聲音。

由於盧梭「回歸自然」的口號，以及當時啓明思想者對於簡樸耐勞的田野生活的憧憬，農業興趣成爲一時風尚。青年相繼到田間去工作，櫛風沐雨，不以爲苦。即使貴族階級，亦多購置田產，下鄉從事農夫的操作。哥德也曾對農業發生興趣，以極大的精神去度田間生活。「可愛的農夫」成爲一個很流行的觀念，影響到文化的各方面。裴斯塔洛齊因爲祖父是鄉間的牧師，常常到鄉間和農民接近，早年毅然以墾荒務農爲志，度着非常艱辛的生活。他這種志趣，從當時的思潮和風尚之中，我們更可以得到親切的了解。

十八世紀的後半期，是瑞士經濟的一個蓬勃時期。農業的改良，比較是主要的原因。政府、團體和私人都競逐着從事改良的工作。蘇黎世的希察爾，他和克羅卜史托克等人都很接近，雖然是個醫生，可是創立了若干農業社會，並從事農業實驗，對於瑞士農業脫離古舊的方法是很有貢獻的。當時在瑞士習稱小約克（Kleinjörg）的一個新式模範農人名古逸爾（Jacob Guler），一時譽滿歐陸，也便是希察爾所發現所宣揚的。伯爾尼的齊弗利（Tschiffeli）也同樣從事農事試驗和推廣的工作。一七五八年他所創立的經濟聯合會，經各國名公巨子相繼贊助聯絡，各種出版品和



活動的聲譽也超越了瑞士國界。裴斯塔洛齊在一七六八年自置田地從事耕種以前，曾經從齊弗利研究農事。經各方面的引導，當時瑞士的農業很有欣欣向榮的氣象。人民都相率將荒地闢爲草地或果園，種植新種，改造農具，利用沼澤低地；各種改良使瑞士的農業在歐洲博得相當的聲譽，農村生活也逐漸顯得殷庶起來。

### 三 革命時期

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爆發。一七九二年九月在巴黎一時殺戮達三千人，次年（一七九三）法王路易十六也被殺了，革命狂潮發展到了頂點。法國國內革命勢力愈高漲，國外的宣傳也愈加激烈。挾着「向宮廷去戰爭，爲村舍謀平安」的口號，自一七九二年四月起，法國革命份子又開始向古舊的歐陸發動攻勢。

當時一般啓明思想的人士，對於法國革命都是揚着期望和善意的。革命可說是啓明思想一種很可能的歸宿。在當時法國大殺戮之後，人心充滿了恐怖和幻滅，同情革命的人惟有向理智去

尋求解釋。麥斯塔洛齊時對於狂熱的法國革命份子提出了一篇以「是或非？」(Ja oder nein?)爲題的文字，他問：「什麼才是自由呢？」他認爲自由必須要依從理性的指導，獸性的放縱決不是自由；所謂公民的自由，他認爲是指社會生活裏人的權利的確立而言。——麥斯塔洛齊成名的著作「賢伉儷」(Leonard and Gertrude) 出版於法國大革命以前(初卷發行於一七八一年)，這時已經蜚聲歐陸，文名卓著了。——法國革命黨人雖在極度的動亂之中，對國外同情他們的人士頒給一種「名譽公民」的榮銜，美國的華盛頓、英國的邊沁、德國的康德、菲希德、赫爾德、克羅卜史托克和瑞士的麥斯塔洛齊都接受了這富有歷史意義的榮譽。

法國革命爆發的第二年(一七九〇)，若干放逐在巴黎的日內瓦人和夫賴堡人已經有瑞士社的組織，圖謀瑞士革命，不斷將宣傳品向本國飛送。因爲疆域和文化與法國毗聯的關係，一七九〇年起，最初發難的是西部發德州(Vaud)的法語人民，革命的騷動從此開始。主要的還是日內瓦，盧梭的故鄉，在一七九二年十二月，依照巴黎革命的方式，將貴族政治推翻，貴族十一人被處死刑。國民會議和各種委員會無不做效法國。所幸運的，只是日內瓦雖爲法國軍隊佔領，而能終於

保持着獨立，未爲法國合併。

十八世紀末葉，瑞士的各州之中，首都所在地的蘇黎世是以政治賢明著聞於全國的。可是在革命高潮的時候，它也顯得目光短淺和固執自持了。一七九四年夏，蘇黎世湖畔一個名斯透法（Stäfa）的地方，原先一個文藝組織，這時已改爲政治性質的集會，正準備着一個請願書。請願書裏申述他們需要一種城區和鄉區平等適用的憲法；鄉區人民在工商業、教育和高級軍職等方面不應該有所限制；農民不應負擔不公平的稅款。他們又請求恢復久已被遺忘了的舊時的自由公約，人民的權利不能因爲土地的移轉而喪失。他們希望政府善導市民，使他們能自動放棄特權。可是像這樣溫和而合理的請求，不待完稿，政府便將發動的人拘捕，並處以放逐等刑罰。人民雖有反響，到了次年（一七九五）七月，政府竟派軍隊到斯透法以武力彈壓。當時改革的要求已經遍佈各地，接着法軍侵入巴塞爾。一七九八年一月十七日在李斯塔爾（Liesthal）地方的革命份子，首先植下了「自由樹」（Tree of Freedom），將州官的堡壘焚燬。法軍所到，人民不但不以爲是外敵，反而把他們當作朋友。法軍是人民的解放者，沒有人願意去抵抗。同年三月十九日，統一的海

爾阜的克共和國也宣佈成立。憲法完全模倣法國。舊時地方有充分自由，各州組織相互歧異的邦聯，一變而為中央集權的制度。國會分為上下兩個議院，行政由五個經議會選出的監督負責處理。貴族是失勢了，上下議院的議員多數是未受教育的農民。

在革命時期一切改革都很急驟，但是也成為瑞士史上一段顯著的進步。例如：共管區域得以解放，舊時偏狹的貴族階級漸趨失勢，種種殘暴刑罰都經禁止，居住、經商、信仰出版的自由有了保障，公民一律平等，選舉權也普遍了，憲法上甚至於採用了美國憲法複決權的觀念。最急烈的改革要算取消一切教會特權。全國一三三所寺院的財產都須充為公用，甚至有取消寺院，禁止做僧尼的決定。革命和教會簡直完全處於反對的地位。

當時主持教育行政的斯泰弗 (Phillip Staffer) 是一個深究康德哲學的學者，志行高潔，深謀遠慮，為教育改革安下良好的基礎。他邀請裴斯塔洛齊和夫賴堡的神父席拉爾 (Girard) 輔助他工作。他規定每州成立教育委員會；共和國取消後，這種委員會也便中止。他編訂一種教育法規，其中若干部份，即在今日也還可以作為典範。他建議一些現代教育進步的觀念，如勞作、家事、

健康檢查、校舍視察和貧苦學生補助等等。他將較大市區裏的工業學校和小學聯合起來。同時並倡議建立幾處高等教育的機關。他準備創設一所瑞士高等學校，將大學和高級工科學校合併起來。他又建議在琉瑟恩設立一所博物館，以免古物和藝術品損毀或流入別國。他並且將國立圖書館和檔案保存所也設立起來。這許多有價值的教育事業以及其他政治上的改革，雖然爲了當時財政的困窘，很少立時能够舉辦；但在他所建立的基礎上，後來都有很完美的成就。斯泰弗邀請裴斯塔洛齊第一件舉辦的事，是出版一種供民衆閱讀的瑞士報，當初稱爲民衆報。一七九八年八月間裴斯塔洛齊出任主編，以健全的建國思想傳佈民間，不幸斯湯支 (Stanz) 變亂發生，裴斯塔洛齊擔任更緊要的工作而停頓了。

因爲根深蒂固的地方分治的傳統，反抗集權的政府幾乎成了瑞士人民的天性，尤其是藉外國的武力所造成的政府，反抗自然更爲有力。林區幾州奉的是天主教，新政府既有顯明的敵視教會的態度，反抗的火燄，受一些教士的鼓動，更快地燃燒起來。一七九八年六月十二日新政府下令全國人民，依照當時憲法的規定須一律宣誓爲公民，天主教士便乘機煽動反抗，法國駐軍用武力

壓制。反抗諸州中，如什維茲，力量不敵，隨即屈服。翁忒發爾頓 (Unterwalden) 堅決抵抗，便造成了斯湯支的屠殺。一萬二千法軍圍攻那只有二千人防禦的山谷，婦女們也加入抵抗，矢志奮戰。在法軍的暴怒之下，寸土必爭，結果整個山谷成爲一片殘垣瓦礫，遺屍狼藉。殉難的四百人，其中一百二十個是婦女，還有二十個是孩子，燬滅了七一二所房屋，這是那年九月九日的慘劇。新政府竟還承認法軍的行動是應當的。當時經斯泰弗的建議，請裴斯塔洛齊到斯湯支去拯救那些無歸無告的孤兒難童。一個偉大的教育家就爲瑞士做了一件仁慈而遺澤無窮的工作，在那鋒煙殘壁之中，他播下教育的種子。以後瑞士本國固然收了善果，仁風所被，多少國家都受到澤惠。

反抗失敗以後，集權的統一的政府在拿破崙指揮之下繼續存在。直到一八〇三年三月，拿破崙鑑於瑞士地方分治的根源太深厚，以他的睿智卓識，採取一種折中的辦法，毅然訂立仲裁條例 (Act of Mediation)，將瑞士由統一的共和政體，恢復邦聯制度，不過比較舊邦聯的確有所改進。舊邦聯只有十三州，現在又增加六州，所增加的多數是被解放的共管區域。每州各有州憲法，沒有二州是完全相同的。依各州的習慣，恢復直接民權，或仍用代議制度。邦聯也有一個憲法，明文規定

各州的疆域和憲法獨立，惟各州之間或各州和外國不得結盟。關於宣戰、構和、結盟和訂立通商或軍事條約歸邦聯政府辦理。每一公民在各州有居住經商的自由。寺院繼續存在。各州關卡撤銷。幣制依邦聯所定標準由各州自鑄。邦聯會議仍舊恢復。在拿破崙各項政治的創建之中，沒有像仲裁條例那樣為大家一致贊同的了。拿破崙取得瑞士憲法保護者的地位，並且和瑞士訂立防守同盟和軍事條約以後，法國軍隊撤退。這是拿破崙政治手腕的妙用，瑞士是輕易簡便地置於法國影響之下。這情狀一直維持到一八一三年拿破崙失敗。在那一時期中，歐洲大陸上，鋒煙迷漫，戰禍連年，而瑞士卻得到一個蘇息生聚的機會。政府勵精圖治，崇尚信約。若干州積極興辦教育。裴斯塔洛齊在伊佛登 (Yverdon) 最後一次垂二十年的大業，使那地方成為教育的麥加 (Mecca)，也便是在這時期開始經營的。艾息 (Hans Kuster Esher)，瑞士機器工業的始祖，用自製的機器，替代手工紡織，也是一八〇五年在蘇黎世開始的。拿破崙敗覆，瑞士不僅得到三百萬法郎作為一七九八和一七九九年戰爭損失的賠款，最可貴的是一八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維也納會議列強，保證瑞士為永久中立國，百餘年來瑞士光榮的獨立的基礎從此奠定了。

#### 四 統一的瑞士聯邦的誕生

拿破崙的仲裁條例爲瑞士的政治敷設了一條軌道，維也納會議給予瑞士一個獨立自強的良機。再經過三十多年內部的廓清和團結，一八四八年瑞士聯邦憲法頒佈，新瑞士便告誕生。一三三年拿破崙在俄國雪地上敗退，瑞士脫去最後一個外力的羈絆。其間雖曾經過一度貴族的反動，幸而立卽轉危爲安。此後聯邦又加入發累（Valais），納沙泰爾（Neuchâtel）和日內瓦三州，從此全國共有二十二州。工商業漸呈活躍，海外貿易也逐漸拓殖開去。公共事業和藝術科學的團體相繼成立，有幾州如伯爾尼，阿爾高（Aargau），發德和日內瓦等，民法刑法，都訂立公佈。日內瓦從一八一六年起按年發表概算決算，不久行政報告也公佈了。一八二九年琉瑟恩的議會開始將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提契諾州保守的勢力極佔優勢，經輿論的迫使，一八三〇年州議會在絕對多數之下通過民主的新憲法，舊日的貴族政治完全離開瑞士。正在這時法國的七月革命的呼聲又響起了。



法國的七月革命對於瑞士沒有發生直接的影響，不過給了它一個民主運動的榜樣，一個眞切的刺激。各州在自由精神的激動之下，都競相致力於行政司法的刷新，交通貿易的改進，特別是教育標準的提高。小學完全經過改造，強迫教育有計劃地執行，師範學校建設起來。高等教育也經過革新，蘇黎世和伯爾尼在宗教改革時期所創立的學院都提升到設備完善的大學。一八三二年成立聯邦聯合運動會 (Eidgenössischer Turnverein)，這是當時新青年的一個大集合，他們的精神不僅在運動，而是富於政治和社會運動的性質的。一八三四年七月在蘇黎世舉行的第一次聯邦射擊會，在會場中心聳立着一百五十呎高的「自由樹」，樹頂飄揚着一面巨大的聯邦旗。會場的茶室餐館都以「統一」和「忠誠」做了招牌。隨風飄揚着紅地白十字的旗子，到處貼着愛國的標語。這是象徵着瑞士統一和再生正要到來了。瑞士最偉大的詩人凱勒 (Gottfried Keller) 在他十五歲的青春時期，目擊着這樣鮮艷活躍的光景，以後爲他的祖國，爲他的時代，創造了不少晶瑩美潔而動人的詩歌。

新瑞士的出現最後還有一個障礙，當時屬於新興工業區域的幾州，一致企嚮着自由的民主

政治，而山區各州還生活在傳統的農業制度之下，仍然相當保守。在宗教信仰上，保守的各州信奉天主教，他們經宗教改革以後長期的奮鬥，始終倔強地保持着傳統的信仰。可是崇奉新教的各州，這時進而有驅逐舊教的耶穌會教士的要求。雙方都分別結盟，相互抗爭。同時這種分裂，還具有濃厚的國際色彩。歐洲大陸各國都同情於保守方面，對保守的桑德同盟 (Sunderland) 是扶掖的，奧國首相梅特涅 (Metternich) 是當時保守勢力的重心，特別關懷着瑞士的變動。一八四七年邦聯會議通過以武力解散桑德同盟，雙方終於訴諸戰爭。邦聯方面的主帥杜孚將軍 (Dufour)，足智多謀，指揮有方，並且慈祥為懷，不願戰局延長。二十五天戰事便告結束，死傷極為輕微，勝利是屬於邦聯方面。這是瑞士史上最短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的戰爭。它的結果不特戰爭本身，並且對於瑞士統一的貢獻是令後人稱賞不止的。

一八四八年歐洲又陷入革命的騷動，而瑞士已經可以平靜地草擬憲法，開創它百年來繁榮的國運了。這年九月十二日正式公佈聯邦憲法，全國各地鳴炮慶祝。從西南的日內瓦湖一直到東北的康司坦士湖，各地高山頂上都燃起熊熊的火焰，告知三百萬瑞士人民（當時投票表決憲法

的人數，一個新時代開始了。瑞士人常歡喜這樣比喻：他們的國家好比一座迂迴曲折的瑞士特有的山屋，其中有二十二個各不相同而富具特色的房間，但它們廣庇在同一屋頂之下，過着熙和融洩的生活。新瑞士定都伯爾尼，因為這地既富庶又寬廣，並且適在全國中心。首任聯邦總統由蘇黎世州長傅勒（Furrer）擔任。他是當時瑞士的行政全才，開國元勳之一，深受全國人民愛戴。從一八四八到一九一九年，七十年之中，瑞士的政治簡直便是獨立民主黨的政治，瑞士便是他們所手創的一個小烏托邦。他們在瑞士更生期中（一八三〇——一八四八）已經開始活動，那時所奮鬥的政治目的在一八四八年的聯邦憲法上充分載入。他們要草創一部人民有廣大自由自主的憲法。其後在他們當政的長時期中，曾竭力培植民主政治的權力，建立一個弊絕風清的行政制度和非常有效的教育規模，在公共福利上他們也立下了一個健全的基礎。他們以人類的智慧建立了一個自由的獨立國家。

## 第二章 裴斯塔洛齊的教育事業(上)

### 一 早年的生活

裴斯塔洛齊畢生的事業像一條蜿蜒曲折的溪流，向着一個目的，不舍晝夜地流着，有時鳴咽，有時奔放，有時受阻而成急湍，有時平緩而為靜流。幾十年悠長的歲月之中，只是不絕地流着。到他死後二十年（一八四六）他誕生的一百週年，他的坟墓所在地，阿爾高州全體人民感念他畢生的貢獻，在他坟前立了一塊墓碑，上面刻着他一生的事蹟。這個墓銘是一個偉大的生命之流的寫照，它說他是新莊貧民的救主，斯湯支孤兒之父，在部格都夫他是近代小學的創始者，在伊佛登他成了人類的教育家。最後簡短的幾個字，說出他一生的成就是：「一切爲人，無有爲己。」誠如他自己所說：「不是死亡，便是成功。我熱切的志願要完成我生命的理想。憑一股氣也好，用一把火也好，

這志願必然會使我升到阿爾卑斯山的最高峯。」他的一生證明他的志願成功了。然而登高自卑，從那卑陋的境地，發出他畢生事業的涓滴之始。

五歲喪父，他成爲一個幸運的孤兒。說他幸運，因爲雖然家境蕭條，卻有慈愛賢慧的母親和一個忠心耿耿的女僕，不計艱辛，不避勞苦，惻怛慈祥地管護着他。自小薰習在愛和犧牲的雰圍之中，怯弱而真樸的性格使他隔離塵俗，不知世故。油然而無限的同情，使他追求着華美的夢境。他的祖父是蘇黎世附近韓谷 (Hornsea) 地方的牧師，獻身宣教事業，在職四十二年，常時訪問居民，撫慰濟助，爲他們祈禱祝福，和他們讀經唱詩；極受居民的愛戴和敬重。韓谷當阿爾別斯山脈 (die Albis-kette) 和立馬河谷 (das Limmat) 所在，山色明黛，風景秀美。裴斯塔洛齊小時常到祖父處遊玩，跟着訪問貧民、病人和學校。他開始接觸到農村的痛苦，從此見到人間的不平。慈祥的祖父引導他把同情擴張開去，他隱約地感覺到自己的責任。他說：「從少年時期起，我的心已經願望着從源頭上止住這種苦難，我看那些人們沉淪得那樣悲慘而難以自拔。」

一七六二年愛彌兒和民約論出版，盧梭成爲近代社會和教育的揭幕人。裴斯塔洛齊這年十

六歲。在以後若干年間讀了愛彌兒所引起的思想和願望，決定他一生的發展，十九歲（一七六五）他放棄神學的研習，改學法律，在晚年的回憶錄裏說：「家庭教育和各級學校，我看來都是一種殘廢狀態，只有盧梭的崇高的理想能够把這深切的悲苦境地挽救過來。盧梭的自由觀念覺醒我以至誠爲人服務的願望，我決定放棄宗教的前程，改習法律，讓我爲國家可以從事更大的服務。」

愛彌兒和民約論在日內瓦出版那年，蘇黎世也恰好成立海爾伐的克會（Helvetic Society），瑞士的啓明運動開始活躍。蘇黎世繼十六世紀宗教改革以後，第二度成爲新思想的中心。有一個普魯士人克萊斯特（Ewald Von Kleist）說，當時蘇黎世的天才十倍於柏林。新思想的導師包德麥，每週有一個夜間，在一家皮革舖裏聚集青年談論哲學、政治和教育以及國家的各種問題，盧梭的著作一時成爲討論的中心。一七六五年愛國青年發行一種「反省」週刊（Der Ernumerer），宣揚簡樸自然的道德，鼓勵一般人在家庭和社會等方面去實踐。週刊的內容顯得很活潑，有格言，有歌曲，有道德和宗教方面的故事，不僅供給新知識而已。天才宣教師拉乏特主持其事。拉乏特文筆雋麗，人格純正，他的思想與林爾德和哥德等人並稱於時。裴斯塔洛齊在週刊的「願望」欄裏，

開始發表短文。這一欄以雜感隨筆爲主，都是些時代思想的反照，這時已經充分表現他藉教育改造社會的見解和興趣。有一次他說：「市民們，誰能够出一本書，用簡單明白的文字，把教育的原理說出來，讓最貧窮微賤的人們也能够領會。同時，有錢的慈善家把這本書印送給大衆，使人人都能够閱讀，這真是何等了不起的一個願望呵！」當時有一位精於希臘研究的教授發表德謨體尼斯（Demosthenes）演說的譯文，斐斯塔洛齊居然也譯出其中一篇，精審正確的程度，很博得驚異贊美，他的天才開始透露出一點消息來了。

自從日內瓦政府下令焚燬盧梭的著作並驅逐他出境，反動的勢力遂漸在各地發生。蘇黎世行政當局對於海爾伐的克會公開批評政治的不當，也表示不耐。因爲一種匿名小冊諷刺政府損害人民的自由，政府便禁止「反省」週刊發行，並拘捕有關人物。斐斯塔洛齊被視爲新青年的激烈份子之一，嫌疑他和匿名小冊的作者有關，被拘禁三天。審訊無罪放釋以後，他便盡燬文稿，棄習法律，轉移注意到農業方面。

當時有一個青年神學家勃倫茨里（Kaspar Bluntschli），志行純潔，是斐斯塔洛齊的摯友。

他們常在蘇台斯 (Schulthess) 家聚會。蘇台斯家姊弟二人，姊名安娜 (Anna)，弟名卡斯巴 (Kasper)，和他們都極友善。不幸勃倫茨里在一七六七年三月間因疾夭卒，在病榻上對裴斯塔洛齊說：「我快死了，將使你孤獨無伴。對於你忠厚的天性和過度的自信可以發生危險的事，總須謹慎，不要去參與。尋求安靜的生活。除非在你身邊有一個頭腦冷靜的人，他懂得人事，你又能够依靠他，你不要去嘗試什麼冒險的事。」勃倫茨里死後，安娜異常悲慟，裴斯塔洛齊的勸慰憐惜，安娜不久便成爲他身邊一個頭腦冷靜的幫助他的人了。尋求安靜的生活，在流行的返樸還真，歸於自然的風氣之下，他們志同道合，都願意到鄉間去度農家的生活。

在伯爾尼的愛默河谷 (Bernese Emmenthal) 一個名開基堡 (Kirchberg) 的村莊裏，那時齊弗利 (Tschiffeli) 正在從事改良農業的試驗。他把一大片貧瘠的土地轉變爲良田，附近五個村莊都受到澤惠，引起許多人前往參觀。裴斯塔洛齊經拉乏特的介紹，先前已經和他通訊討論，二十一歲那年（一七六七）九月間便去實地學習。早在八月間安娜已經私自允許了他們的婚姻，這時在通訊裏計劃着他們日後自由恬靜的家庭生活，和共同爲社會服務的理想。次年五月



裴斯塔洛齊回家，不久便拿他極少一點遺產，又借了一些債，在蓋必斯都夫（Gebirdorf）地方買了一塊地。這地離他後來葬地所在的柏拉格（Bergg）不過一刻鐘路程，當路易斯河（Reuss）與立馬河（Limmat）流入阿爾河（Aar）的地方。他把這地取名新莊（Neuhof），準備建築住宅，種植顏料和蔬菜，供給蘇黎世市場的需要。先獨自住在附近的秒里根（Muelligen）村，在新莊開墾土地，建築一所意大利式的屋子。一七六九年十月三十日和安娜結婚，那時安娜已滿三十一歲，裴斯塔洛齊還不到二十四歲。安娜的父母自始便不同情裴斯塔洛齊的計劃，對於婚姻也是不贊成的。結婚那天，安娜的母親對她說：「現在如你的心願出去了，看你以後度清水和麵包的日子！」

## 二 新莊三十年

安娜的母親的話一點沒有說錯，實際情形簡直比她所預料的更不如。新婚後，安娜的日記裏寫着裴斯塔洛齊早出暮歸，非常辛勤地耕耘土地。可是他自己短於經營的才具，加以傭工的欺詐

和種種不幸，使他的事業一開始便定命地遭受失敗。他的新屋沒法完工，只成了樓下一部份，不能遷進去住了。他打算挽回困難，增加紡織羊毛的工具，可是負債益重，情勢更惡。在他結婚的第二年（一七七〇）貸款的人已經有所要挾。親戚的濟助逐漸減少，非譏諷刺日益增加，他深深地嘗到失敗的苦酒。

一七七〇年八月十九日他的兒子出世。摹仿盧梭的名字，取名約克（Jacques）。一個活的「愛彌兒」的誕生，雖在無可如何的艱困之中，給他的喜悅和希望，竟出乎常人的料想。他實地嘗試盧梭的教育理想。約克三歲半的時候，他曾逐日觀察他的行爲，記載日記，前後共十六天。全部記載有着健全的教育意義，他的特殊的天才已經顯現，終身事業也自此開始。約克像愛彌兒一樣，到十一歲還不會寫字，不能讀書，可是他熟識事物，能够有興味地遊戲和工作，好惡自己會判別去取，自由和服從沒有偏廢。盧梭幻想着人的教育，可是遺棄自己的兒子不教。裴斯塔洛齊追蹤着這種幻想，又實際在兒子的教育上作認真的嘗試。他們的分歧在此。

惡劣的命運不肯輕易放過他，一七七四年將終，農事完全失敗。債務的壓迫，使他們的住屋幾

乎也被剝奪。在山窮水盡的當口，隱伏在他心裏的一線光明指示了他一條崎嶇的路：把他的住屋改成一「貧兒之家」。立時便招集二十個又苦又髒的野孩子。當時便有人說：「假使這不是一件怪異的蠢事，定必是一件極光明的犧牲。」犧牲的第一大難關是窮。他自己說：「三十年，我的生命是一回慘痛的掙扎，向極可怕的貧窮掙扎。不至千把次，連午餐都不得。有時到了中午，最窮的人家已經吃飯，我在路上狼吞虎嚥地嚼一塊麵包。這一切，我是在爲窮人的需要打算，使我的理想實現。」是的。他有些什麼理想要實現？讓他付着這樣的代價。

當時農家流行着收留貧兒做幫工。過度的操作，微薄的飲食，主人家從中獲利，可是兒童卻受了致命的打擊——瘦弱、愚蠢、墮落、妄爲、倚賴成性。海爾伐的克會的愛國青年，在一七六五年的年會裏，曾經提出討論，認爲在鄉村裏創辦一種勞動學校，可以作爲補救方法之一。這時他抓住機會，毅然作這種出死入生的嘗試。他不是憐惜貧窮，他自己已經窮了。他生活在這一羣小乞丐之間，自己也儼然是一大乞丐。可是他要引導他們度人的生活。要幫助他們忍受貧窮而不墮落，要他們能夠過自尊自強自食其力的日子，要他們享受人的尊嚴和快樂。

愛國青年之中有一位名查納 (Tscharner) 的，據說裴斯塔洛齊後來所出賢伉儷一書裏公正的鄉長阿納 (Arner) 便影射其人。查納也有這種理想，曾在「愛費麥里德斯」(Ephemerides) 雜誌上，連續發表好些關於這方面的通訊。雜誌的主編伊賽林，也是啓明運動一個領袖人物。裴斯塔洛齊既實際從事這種理想的事業，自然引起許多人的注意，其中最重要的是伊賽林；他將裴斯塔洛齊的一封信請求書在雜誌上登載出來。這請求書裏列述一個自給自足的勞動學校的計劃，例如：兒童的營養可以是一些合宜的素餐，最要緊的是使他們生活有秩序，夏季在田裏操作，冬季從事紡織，女孩子學習家事，縫紉和園藝，一面操作，一面教他們讀書寫字計算。裴斯塔洛齊並不要求什麼捐助，只請求一筆十年歸還的借款，他立願終生貢獻於貧兒教育的事業，以爲報答。伊賽林將請求書加以贊揚，款項隨即徵集起來，收容的名額擴充，到一七七七年秋季已經增加到五十名，其中有三十六個兒童。

孤兒教養院一類的組織在當時已經不少。裴斯塔洛齊的「貧兒之家」和它們很不相同。在設施方針上，他的主張決不是救濟，而是教育。他要「在窮困之中教育窮人」，讓他們認識貧窮的

真面目，從而培養自己的能力來克服貧窮。他說：「訓練兒童的能力，使他們能夠確有把握地對付日後的生活。不要使他們厭惡、害怕低賤的苦工。適當地勞動操作，會估量生活的真實需要，有適應環境的智慧，服從和中庸，能夠冷靜地對付窮困。這些才是他們最重要的功課，這些才是遭受了貧窮應該給他們的報償。飽食終日只是教他們好逸惡勞。多量的供給只是使他們毋須自己辛苦。向他們宣傳感恩報德決不會使他們勤儉。告訴他們好善惡惡一點也不會增加他們的力量。把宗教教義仔細向他們解釋，一旦離開安樂，會忘記得乾乾淨淨。惟有在艱難困苦之中教他們勤勞工作，才真是他們的幸運。」勞動教育使他的「貧兒之家」有了一番新氣象。三年的嘗試，他看見兒童懶惰的習性消失了，變成結實健康的樣子。可是困難也源源而來。根深蒂固的惡習慣使他的和平方法無從進行。孩子們自己既不知感激，父母還要鼓勵他們背叛。衣服身體清潔以後，多少能夠做些工作，便逃逸無蹤，或者散佈種種的侮蔑。最困難的是喚醒他們宗教的意識，他們的心已經深陷在罪惡裏。開辦的第三年（一七七六）是最艱苦的一年，安娜幾乎整年在沉重的病中。雖然清潔已極注意，可是兒童都害着皮膚病，一度麻疹蔓延。接連三次冰雹，種植物全無收成。食糧燃料等等

都告斷絕。過去同情他的人把這一切失敗都歸之於他，告貸之門亦已緊閉。在一羣無援無濟的孩子之間，他卻堅決地對自己說：「我此後決定做一個小學教師。」他相信已經落入貧窮的陷阱裏的人們惟有努力自拔，他決定要自救救人。他往訪伊賽林回家，腳上已經沒有鞋子，在路上遇見一個乞丐，還把衣服的銀扣子摘了給他。他的仁心，他的理想，和現實的境地相距太遠。苦痛的農村，多的是窮人，他自己已經遭受了多少人的拒絕，他更不忍再拒絕那無告的窮兒。一七七八年收留的孩子已經八十人。無論如何掙扎奮鬥，到下一年，情勢硬逼着他不得不放棄了。他自己一家的生活，幸賴一個遠親的女僕來幫同料理。安娜的日記裏，不絕地贊美她，感謝她。她成了斐斯塔洛齊第一部成名的著作賢伉儷的女主角格姝。晚年斐斯塔洛齊對人說：「假使她不比我死後得到更大的榮譽，我進入坟墓，上了天堂，也不會快樂的。」這女僕今後三十年忠誠惻怛地幫助他們，她便是伊麗沙伯（Elizabeth Nauf）。

此後將近二十年，斐斯塔洛齊的生活進入平緩的靜流。

幾年慘痛的奮鬥，使他更相信自己的思想是正確的。他說：「我竭盡了一番努力，我學習到好

些真理，我得到了可貴的經驗。從來沒有像事業完全失敗的時候，那樣使我證實我的見解和信心。假使今後我還會那麼窮困，我還會在寒微的村舍裏工作，對於一切困難，我只有向它們笑。在任何艱苦的情況之下，我相信最後的成功必屬於我。我要做一件從來沒有人做過的工作，一件對於民衆有至大貢獻的工作。「伊賽林和其他一兩個朋友，仍然和他保持着密切的友誼。一七八〇年在伊賽林所編的雜誌上，以「隱者夜話」(The Evening Hours of A Hermit)爲題，絡續發表格言式的短文，並不具名，一共有一百八十則。這些短文包涵着他的教育思想的雛形，深刻批評形式的虛偽的學校教育，極言啓導內發能力的重要。惟有「致良知」才能提高人類的品德，這是教育的至大目的。教育的方法是自然的發展。事物的教學必先於文字。家庭是理想的教育場所，親子之愛是愛上帝的開始。這些後來被稱爲他的教育信條的短文，當時卻不曾引起讀者的注意。

可是，他心上的源頭活水，正是滾滾而來。一部轟動一時的小說，一七八一年發表出來。這書便是「廖納德與格姝」(Leonard and Gertrude)，『中文節譯本名「賢伉儷」』傳任敢譯，商務出版。『裴斯塔洛齊說，寫的時候，不知自己在做什麼事。全書只費幾個星期便寫完。原稿寫在一本

用過的帳簿的空白裏。他說：「我感覺得這書的價值，可是只像一個人在夢裏感覺着幸福那樣。」又說：「這是我對貧民，對被遺棄者的心，對全國做母親的講的第一番話。」裴斯塔洛齊早年在韓谷鄉間的印象，過去十一年間在新莊和農村實際的接觸，一幅可怖的畫，一個美麗的夢，躍然紙上，怎不引起廣泛的興趣？當時多少人憧憬着田野的生活，多少人熱心於農村的改造，可是他們對於農村真面目有幾分認識呢？裴斯塔洛齊將小小一個蓬那（Bonnal）村的真相和盤托出，讓大家都先看看冷酷的事實。保長是一個酒店的市侩，爲非作惡，全村老幼，誰不受他的侮辱和愚弄。全村都爲惡勢力所沾染，人人都陷落在貧窮罪惡之中。一個泥水匠的老婆，格姝，她看得丈夫廖納德沉淪得太可憐了，鼓起勇氣，冒死控告保長。幸賴賢明的鄉長的保護，經過長期的奮鬥，終於救了她的丈夫。鄉長也因此發動全村的改革，使大家都蒙受福利。簡單的一個故事，中心是在描寫格姝怎樣教育子女。她和兒女們娓娓講說，流露出母愛的無限偉大。她的子女是何等的順服勤謹，兄弟姊妹之間是何等和愛相助。這故事充分寫出裴斯塔洛齊所重視的母教，故事的生動吸引着讀者的興趣，它的用意反而被疏忽了。



意外的榮譽跟着不絕而來。伯爾尼農學會頒給他一個金質獎章和一筆獎金。奧國首相欽眞道夫 (Zinzendorf) 特別推重他貧民教育的計劃，認爲應該制成法律實行。普魯士皇后路易莎 (Louisa) 在日記裏對他表示着懇切的崇敬。後來普法戰爭失敗，皇室流亡在哥尼斯堡 (Koenigsberg) 雖然際遇極其難堪，她還是竭力創設國民學校。意大利托斯塔尼 (Tuscany) 的伯爵請求斐斯塔洛齊能夠到佛羅稜斯 (Florence) 久居。許多知名之士絡繹到新莊來訪問，各處贊譽的文件也不絕飛來。斐斯塔洛齊繼續用文字報謝他們。質伉儷初卷出版次年 (一七八二) 發表一本「農家對話集」 (Christopher and Elizabeth) 寫農家夫婦兒子和一個年老的長工的三十篇對話，討論蓬那村改革的經過。同時又發行「瑞士週刊」 (Schweizerblatt) 大部份由他自己執筆，出了五十二期，他的許多精彩的思想都發表在這週刊上。又次年 (一七八三) 出版質伉儷第二卷，一七八五年出第三卷，一七八七年出第四卷。全部質伉儷描畫出一個鄉村改造的輪廓：鄉村教師顧汝飛將格格的家庭作爲模範，他的學校，一切設施都是家庭化的。鄉村牧師幫助農民作靈性上的修養，他和格格的家庭，顧汝飛的學校密切合作，聯成一氣。家庭、學校和教會三方面的工

作，在鄉長那裏綜合，鄉長幫助他們共同爲社會謀福利，忠於整個的國家。可是家庭是中心，國家、教會和學校都應該向家庭的母親去學習，因爲她依從自然的命令，用信和愛去教育。以後三卷，除出少數熱心社會問題的人感覺興趣以外，一般的讀者已少能欣賞。

賢伉儷第四卷出版以後，裴斯塔洛齊一度遊德，會見哥德、維爾德和赫爾德等人。當時法國大革命，如火如茶，一七九二年法國革命政府頒給他法國公民榮銜。流行的革命口號是「向宮廷去戰爭，爲村舍謀平安。」他便是爲村舍謀平安的先鋒。次年（一七九三）菲希德到瑞士結婚度蜜月，在斯透法鎮遇見裴斯塔洛齊。那地方臨蘇黎世湖畔，是新思想文人會集聚議的所在，對於稍後瑞士革命發生相當的影響。裴斯塔洛齊雖已將近五十歲，可是三十年前的改革熱情還是那般濃烈。這時菲希德發表論文數篇，用康德的道德學說解釋盧梭的民約論，鼓吹革命思想，並把康德的學說介紹給裴斯塔洛齊。經過三年的思索，裴斯塔洛齊發表「人類發展之自然的過程之探究」(Enquiries into the Course of Natur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uman Race)一文，他的目的是在認識社會建設的本源究竟何在。明瞭裴斯塔洛齊以往的生涯的人，對於這篇論文

顯然是感覺興趣的，可是一般讀者卻對之甚為冷淡。到他暮年（一八二一）重印這篇論文的時候，他說：「雖然發表已經二十年，卻是很少人注意過這篇東西。」今日看來，它的價值第一，使我們了解麥斯塔洛齊的理論和當時哲學思潮的關係，其次，可以認識他的教育思想的倫理基礎。

十餘年的寫作生活，他們的家庭始終是在極度艱難之中度過。他的妻子經常的病體孱弱，只靠一個忠實的僕婦勉強支持着過活。不幸在巴塞爾做學徒的兒子，這時因為健康不支，又回到老家。三十年前帶着他新婚的妻子，脫離城市奢華虛偽的生活，到鄉間追求一個恬靜平安的美夢，豈知那夢境畢竟是虛幻的。真實的人世間，是充滿着魘魅災難。他的仁心將衆生的苦惱集於一生。他的智慧要引導世人從此進入光明。現在他已經是一個五十歲灰白頭髮的老人，一番辛酸的經驗明確指示他，要解脫苦難，只有從苦難的根源上去救治。青年時期使他神往的盧梭學說，他覺得盧梭的真理必須在實際生活中求實現。他深信，教育的祕密在建立人民的力量。有了這個力量，一切苦難便容易消解。他的失敗，又使他相信，私人的嘗試幾乎是無用的，改造社會只有靠國家的力量，大規模的進行。他顯然已經望見他更光明的前程。

### 三 斯湯支孤兒之父

一七九八年瑞士的革命，雖直接由法國大革命引發，可是內部的醞釀已經很久。像裴斯塔洛齊那些，在少年時期便熱望着改造的人，這時已近暮年，幸而所期望的終究到了。這是瑞士史上一個重大的轉變時期，裴斯塔洛齊個人更是如此。

革命的新政府人物之中，裴斯塔洛齊的朋友樓格蘭（Legrand）是五個監督之一。他雖然已經到達八十歲的高年，可是對於人民大眾的福利，仍然十分關切。他深信國家的再生必須奠基於人民有良好的教育，這樣才可保證新秩序的建立。裴斯塔洛齊辭謝其他的任命，只圖償他的宿願，做一個小學教師。他準備在阿爾高地方籌辦一個學校。因為一時校址不能決定，政府聘他擔任瑞士民衆報的編輯，拉乏特等人都和他合作。一七九八年九月八日創刊，次日斯湯支的慘案便發生。成人的思想與政見的衝突，結果遺留着大批的孤兒難童，嗷嗷待哺。十月間裴斯塔洛齊提出設立勞動學校的救濟計劃。不久政府決定辦理一個孤兒院。那年十二月七日裴斯塔洛齊赴斯湯支，他

說：「我很高興地去。那些無辜的孩子，遭了苦難，我要給他們一些慰藉。在不幸之中，我希望能夠激發他們的良心。這是我生平一個大夢。用我的熱忱去從事這種工作。即使在阿爾卑斯山的不毛之地，無水無火，有機會我也要幹的。」斯湯支的反動是由於仇視革命的政府，特別是宗教信仰不能相容。裴斯塔洛齊經政府派去，在宗教信仰上，斯湯支人又當他「外道」。不可想像的困難，憑着他滿腔熱切的理想，欣欣然去從事這「教育史上最可紀念的一件大事」。

一七九九年一月中在女修道院的邊屋裏，他開始工作。六十二個四歲到十歲的孩子圍住了他，這些孩子已經四個月流浪無歸，他成了他們的父親、看護、教師和僕役。一間房間，一個管理的人別的一無所有。新莊所經過的一切艱難，又要重演一遍。可是這再度的嘗試，他顯然要戰勝困難，打開他自己的路來了。使他戰勝困難的是愛，赤誠的愛。他用愛去滋潤孩子的心，像和煦的春光將大地從冬季裏喚醒過來一樣。他說：「每一個幫助，每一件爲他們做的事，都是恰當他們的需要。一切學習盡是我直接教他們。我和着他們喜笑，我伴着他們的流淚。他們的飲食便是我的飲食。我無友無助，一無所有，我有的只是他們。我睡在他們中間，最後一個上床，最早一個起身。我帶他們祈禱，在

床上陪他們談話，直到他們睡熟。」他們的日常生活，早晨二小時（六之八），下午四小時（四之八）學習功課，其餘時間都是做勞作。勞作包括一切生活上的操作，少數兒童學習紡紗。知識和技藝的學習不是爲了目前經濟的需要，而是技藝本身的熟練，其次，知識和技藝在合併學習之前，應該分別先從事基本的訓練。這兩點是和先前的主張不同的。他對於勞動教育的價值更有深切的認識，他說：「我比以前更相信，學校和工場合併起來，真能根據心理的基礎去實施，那末，教育的新時代必然快會到來。那時可以知道，現在的各種功課，不過只要十分之一的時間和精力便可以學會。」

文字的教學，雖然他也有一本課本，卻是很少應用。他完全用口語教學，先讓他們聽，然後跟着念。因爲不久人數已經增到八十個，教他們合起來節奏地念，他以為更可以加深他們的印象。發音練習，把子音和母音由簡而繁的排列起來，依次教學，也是這時開始的。寫字先學字母的書寫，熟練以後，再練單字。讀和寫也是混合進行的。自然和地理的常識，他是用談話和他們問答講說。兒童們自己相互教學，也相機運用。他所注重，而且有特殊貢獻的是道德的訓練。最先引起兒童純真的感

情，其次，作道德行為的練習，如自制和努力行善等，最後在日常生活裏，常常作是非的比較和反省，藉此逐漸認識道德的目的。隣近有一個鎮遭了火患，告訴他們成百的孩子已經無家可歸，他暗示也許可以容納二十個孩子到他們這裏。不待多說，他們已經接受他的意見。他卻說：「來了以後，你們的衣食更要艱難，我們是沒有多餘的錢的。」反覆地這樣說，可是他們堅持要幫助那些孩子。他依照耶穌所說：「先使內心清潔，外面自然會清潔的。」這是他的道德教育唯一法則。結果誠如他所說：「他們的願望和我的目的已經協調，在協調之中，感情和德性蓬勃地生長起來，彷彿小樹枝在肥美的土壤裏那樣欣欣向榮。我看見一種內在的力量已經覺醒，普遍得遠非我始料所及，那些顯著的表現真使我驚奇感動。」

在艱難的物質境況之下，裴斯塔洛齊發現石版的使用。這是一件附帶的意外收穫。在全世界小學裏幾乎通用了一百多年。

這一次成功的嘗試，不過短短五個月，因為戰事，軍隊又佔領他們的地方。裴斯塔洛齊的身體已不堪支持，到阿爾卑斯山一個僻靜的勝地去略事休養。他離去的時候，有人說：「是的，過去五個

月他做的不錯，可是第六個月便不見得了！待軍隊開拔以後，別的人接辦下去，對於裴斯塔洛齊的批評更顯得苛刻，說他不善管理，不整潔，對兒童殘暴，傷害兒童的感情。當時的教育部長斯泰弗對於裴斯塔洛齊卻很欽佩，還願意讓他去繼續工作。裴斯塔洛齊自己，已經有一個光明的前程在迎接着他，他將穩步走去接受他應得的成功，應有的光榮。「大器晚成」裴斯塔洛齊這時已近五十五歲。



### 第三章 裴斯塔洛齊的教育事業(下)

#### 四 部格都夫——近代小學的搖籃

斯湯支的嘗試指示裴斯塔洛齊一條寬闊的大道，使他急於要找一個新的機會，他說：「我不能活着不做我的工作。」可是，一般人看來，他爲人既粗野，口齒又不清楚，寫的一筆壞字，又不會畫圖，而且輕視文法，普通的學校怎會容許他進去？這些他也並不否認，只是說：「這幾方面，我的無能，恰好要我去發現最簡易的教學方法。」他的朋友，費息(Fischer)，正爲政府在部格都夫(Burghard)創辦一所師範學校。經他的介紹，裴斯塔洛齊在一七九九年六月到那裏去做一個小學的助手，每季有些微薪給，實際是盡義務的。這個「學校」是一個叫做狄司力(Dyali)的鞋匠所辦，「學校」便設在他舖子裏。他做鞋的手藝相當有名，招收些鄰近窮民的孩子，代爲管教，這是他

的副業。

這時裴斯塔洛齊對於他的工作已經有一個明確的目的。在斯湯支，他發現兒童智慧和才能的差異，會充分利用他們個別的能力，使他們相互教學。他深信，才能是自發的，並且依着規律而發展。教師的任務，是認識發展的性質，加以啓發指導。他特別關心於發展的開始究竟怎樣。他認為學習的開始十分重要。他觀察從感覺而得的知識是多麼真切而持久，書本知識往往阻礙感覺，因而缺乏對於事物的真實知識。到部格都夫他依着這種信念，專心在教學上努力。教那些年幼的孩子拼音、識字、畫圖、計數，這是他自己的發明。對於傳統的「宗教問答」之類的功課，卻不大注意。鞋匠視爲他「不務正業」，終日做些那無聊的ABC瑣事，不久將他辭職。賴朋友的協助，他轉入鎮上一所識字學校。這種學校當時稱爲「姆姆學校」(Home school)，爲市民幼年子弟教些粗淺文字，準備升入正式學校，教師都是些老婦人。裴斯塔洛齊說：「我感覺，我誠然十分幸運。可是開始便有點害怕，時時擔心他們也許要辭退我，因此更覺得精神不安。回想初去斯湯支時的熱情，在那裏我造成一個神祕的寺院，到了部格都夫，我便帶上俗務的枷拷，前後真判若二人。」學校的例行工

作雖然繁重，他自己的嘗試仍始終不懈。用他的全部熱忱在進行。從早到晚只是在試探：怎樣的東西給兒童的印象特別清晰，怎樣能夠將印象保持起來，它的過程究竟怎樣。偶然有一個朋友用法語提醒了他：「你想要找出教育的規律來吧！」(Vous voulez meeniser l'education)。他不十分懂法文，可是他知道話的意思，說他正在將教學的心理程序找出來。他想，假使真能這樣，他的全部嘗試將大為光明。這個泛泛的，卻是清晰的感覺，從此指引着他，使他更堅定地試探他的前程。一面做他自己的試驗，一面對於學校的經常工作仍然忠實執行。先是外間逐漸對他有了好的評論。後來地方的教育當局視察他的工作，報告說：「八個月來，他教五歲到八歲的兒童，不但一般讀書成績很好，少數優秀的，還能寫能畫，在算術方面也有進步。對於引起兒童發生史地、自然、幾何等方面的興趣，也很成功。在他這種基礎上，以後的教師將大為方便。」對於他的教法的簡捷，備加贊譽，認為「聰明的僕婦在日常服役之中也可以使用這種方法，去教育孩子。」

一八〇〇年正月，海爾巴德，當時才二十三歲，到部格都夫的識字學校來訪問。二年以後，發表他和麥斯塔洛齊會見的情形，他說：「在教室裏，我見到他。傍晚時際，特別在課外排了一個時間，召

集十二個孩子。我擔心，也許小孩子興致不會好，這次試教可能失敗。可是他們很順從地進入教室，活潑潑地學習，一直到退課。我聽全班發着一個聲音，不是一個聲音，而是一種和諧的發音，十分清晰有神，像一回唱歌。同時，和方才學過的材料，聯絡得非常緊湊明白。我不禁感覺自己也是其中一個正在學習的孩子，我簡直不是一個旁觀者了。我留意觀察，有那一個不讀，或是隨意亂讀，結果一無所得。孩子們的發音很悅耳。他們的父母的發音不是這樣，他們的老師發音顯然更不好聽。原因也不難發見：抑揚的朗誦，大家一齊發聲，清晰的調子，每個音節都很適當，沒有一個是溜過去的，孩子們各自用自然的氣力，平穩地把聲音發出來。全班那樣普遍而持續地注意着，我覺得也不是偶然的，因此亦沒有驚異。他們的雙手和口一齊動作，沒有一個靜着不動。沒有什麼可以攪擾他們，自然的活潑流行着。明亮的牛角上所刻着的字母表，孩子們看了，穩定地用手做着姿勢，不發聲地念，這種靈活的運用，我高興極了。鎮靜敏慧的教師，改正孩子們寫出的字，鼓勵他們再寫得好些。現在我要在黑板上畫幾條筆直的線，完全的垂直線和正圓形，我怨我的手，那裏能够像那些六歲的孩子那般穩定。這並不是單純的技藝的關係，他們所得到的圓的觀念是那麼愉快，保持得那麼堅

定，敏銳而注視着的眼睛，跟着服貼的手，慢慢移動，毫無錯失地畫成一個圓形。」海爾巴德看見在  
人類的歷史上，真理已經進入寒微的門庭——小學，他油然興起崇敬之感，稱他「高貴的裴斯塔  
洛齊。」

部格都夫負責教育的當局，對於裴斯塔洛齊的教法加以嘉獎宣揚以外，又給了他一個升遣  
的機會。從一八〇〇年五月起，在鎮上一所男童學校繼續從事他的試驗。在這第一度成功以後，他  
的朋友費息，介紹一個名克留西（Kreuz）的青年給他做助手。克留西雖然完全不曾受過教育，可  
是他已有若干教學經驗，爲人心地磊落，對於兒童的性情很有些了解。他投身教育事業的經過，是  
一個有意味的故事。十八歲以前，他跟着父親在鄉村裏做販子。某日，擔着貨物在路上行着，遇見一  
個收稅的役吏，兩相攀談起來。「卡司（Kass）地方的老師，快要走了，你聽到吧？你願意去接替嗎？」  
役吏問他。他答道：「這不是願意不願意的事，做老師，要有學問的，我怎麼談得上？」役吏說：「你這  
種年紀，做老師的一點本領，一學便會。」克留西打算了一番，轉家去便準備起來，找到一篇字，照着  
抄上百把遍，隨即去報名應試。試期到來，一共有二人應試，試題要他們將主禱文寫出來。他原先知

道德文裏大寫字母用得很多，可是不明白用法，以爲是點綴美觀的意思。於是他便每隔幾個字母寫一個大寫，分配得很勻稱。考畢，克留西被喚去，主持的人對他說，你們兩個考得都不好，另一位讀得不錯，你寫的比他要好。因爲克留西家裏屋子比較寬大，可以辦個學校，於是便取了他。以後服務極爲努力，很得到一般人的信任，他自己也立志終身從事教育事業。當時阿彭最爾地方，戰後飢饉，許多難童要送到部格都夫去教養，費息便請克留西率領前去。裴斯塔洛齊因此能夠遇見這個志同道合的良伴，事業上得到他很大的幫助。克留西，天資聰明，性格和平，又富有辦事才能，而且能夠敬遵裴斯塔洛齊的指導。

自克留西帶領一批難童加入裴斯塔洛齊的學校以後，一班之內，兒童的年齡才智過於複雜，試驗既不可能，家屬亦有非議。裴斯塔洛齊請求政府，另設一所獨立的學校。經教育部長斯泰弗的贊助，政府撥款准予開辦。斯泰弗又組織教育同志會(Society of the Friends of Education)協助新試驗的進行，並組織考察團到部格都夫參觀。裴斯塔洛齊提出一個報告，列述辦理的宗旨和設施狀況，考察團非常滿意，向政府報告，備加贊揚。一八〇〇年十月一日新學校在部格都夫的

鎮公所成立。一灣碧油油的愛默溪(Emme)沿着校舍流去，象徵着活潑自然的氣象。歷史告訴我，們這便是近代小學的誕生。次年夏季，克留西介紹二位同事，共同合作，一位是陶勃勒(Tobler)，曾任家庭教師，早年的教養是很不幸的，擔任歷史地理。另一位是蒲斯(Buss)，是一個釘書工人，喜音樂繪畫，擔任這兩門他所擅長的功課。還有一個拿破崙軍隊裏的兵，餒夫(Näf)，擔任體育。克留西擔任國語算術。在這幾個青年的協助之下，裴斯塔洛齊的理想得到一個充分試驗的良機，他的方法也因而形成了系統。

一八〇一年元旦裴斯塔洛齊開始發表生平最主要的著作「愛子義方」(How Gertrude Teaches Her Children)。這書不久便成爲十九世紀初等教育的經典。在理論和實際方面發生了深切的影響。全書是十四封信，寫給伯爾尼書商葛斯納(Gessner)，一個裴斯塔洛齊的朋友。最前三封是自傳式的回憶，述及他過去的幾次試驗，使我們認識他在部格都夫的三位助手。以後三封是講他的教法的一般原理。第七封講語文的教學，第八封講識字，寫字和畫圖等三方面的「直覺的認知」。第九封講數量和計算方面的「直覺的認知」。第十至第十一封講「直覺的認知」的

一般理論。「直覺的認知」是裴斯塔洛齊思想的中心，本書第四章將稍加闡述。第十二封講技能的教學。最後兩封講道德和宗教的教學。整本書，他想要解答這樣一個問題：「假使你希望教育一個兒童，使他能够得到全部他所需要的知識和技能，隨機善用，而又能保持完整，無所偏畸，那你應該怎樣辦？」換言之，「怎樣的知識和技能是兒童所必需的？怎樣去學得？」所謂「教育」，是說對於影響兒童的各方面，應該有一種有意的選擇和安排。裴斯塔洛齊充分認識這一點。他認為，教學是輔導兒童的天性依其趨勢而發展，同時使這種趨勢適應教育的目的。他相信教學方法應該從兒童天性裏得其線索，依着規律逐步進展。他反對盲目的嘗試。他說：「一切聽之於自然，天性便會消沉，生物如此，無生命的東西，亦復如此。一塊地任其自然，荆棘莠草，到處叢生。人的教育，若聽其自然，無非從感官得到一團雜亂無章的印象。這些印象既不與知識相應，和需要教育的學習能力亦不為謀。」所以，在這本書裏，他一方面陳述知識、技能和道德是怎樣發生的，它們的基本何在。另一方面陳述知識、技能和道德發展的途徑，使父母和教師在教學上有個依據。原書名是「格妹教子法」，書裏卻未提及格妹的事，格妹是一個理想教師的化身。有一位教育史家說，這是影射



裴斯塔洛齊自己理想的人格。

這本書的價值，海爾巴德的書評裏說：「這本書所陳述的方法，比以前任何一種方法，更熱切更勇敢地負起建設兒童的心的責任。他主張利用清明的知覺在兒童的心上造成正確的經驗。教學時不要以為兒童已經具有某種經驗，只是謹慎地讓他獲得某種經驗。教學之初，不假定兒童已經有一種需要，需要和人交換切磋知識，彷彿成人一樣；而是開始便提供他一點知識，跟着討論下去。因此，裴斯塔洛齊的教法，並非排斥其他教法，而是為其他教法準備一條路徑。他的教法注意兒童的幼年，因為那時最可能接受指導，應該用謹慎簡易的方法去處理兒童最早所得到的原始經驗。」裴斯塔洛齊說：「我不想告訴世人什麼藝術和科學，我不懂這些。我所願望的，是將學習的最初開始的基礎弄得容易些，讓人民大眾都可以學習，他們是被遺棄而荒廢着的。我又願望為貧弱的大眾將藝術之門打開，那是人性之門。我並且願望，假使我有能力，將一個屏障放火燒去，那屏障將歐洲貧賤的人們和自己天賦的才能兩相隔絕，使他們比野蠻人還要落後。天賦的才能是一切真藝術的基礎。在我們這評價很高而引以為榮的啓明運動之中，這屏障使多少人享受不到社會

權利，教育權利，至少是剝奪了他們享受這種權利的可能。」書裏洋溢着像這樣的同情，它的見解成爲新教育思想的一種酵母。愛彌兒出版四十年以後，憑他半生艱苦不絕的奮鬥，世人又看見了這一本書。有人說，這是上帝的意思，借裴斯塔洛齊的手寫出的。

部格邵夫的新學校成立，便引起各方的注意，參觀求教的人，不絕而來。一八〇二年八月，法人 饒克思 (Soyaux) 仰慕裴斯塔洛齊在教育上所激發的新精神新方法，特地前去參觀，在校裏勾留多日，和他們一起生活，參予各種活動。他說那時候全校有一百零二個人，其中七十二個兒童，教師約十人，其餘是參觀見習的客人。這些參觀的人，來自各地，有的由公家派遣。參觀歸去，不少人把他們來時熱切的嚮慕之情，一變而爲做做嘗試的計劃，分別回到本地去推行。裴斯塔洛齊接待這些參觀者的情形，饒克思說：「有時，假使誰以懷疑或不滿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便由沉靜立刻轉爲生氣勃勃，熱忱和人討論講解。他說話敏快，而有決斷，鄭重而自信。別人講得矛盾，他也不生氣，只是更堅定地發表他的意見。他心裏是滿腔的愛和友情，他彷彿常拿感情替代言語和朋友學生談話。會心地搖一搖手，拍你一下，熱情的一瞥，充滿了同情和感謝的握手；在他，這些是比說話自然多了。」

客人完全當作同事看待。參觀的人對學校的一切工作，越感着興趣，他也越顯得喜歡與興奮。」裴斯塔洛齊平時的肖像，饒克思也描摹了一番，他說：「他的思想是不停的，非常活潑。常時沉思默想，他生活在思維的境界裏，興趣盎然，不像平常人那樣離不了物質的世界。一個無休止的精髓，一種內心的衝動，有時使他從這一室轉到那一室，從這一個人轉向那一個人。他彷彿要擒住一片飛躍的思想，要清理一塊煩惱的疑團。不斷的參觀者常常使他沒有休息。可是有時接連幾天關在房裏，只是想寫着，工作和他自己都完全忘卻了。不論誰，隨便可以和他去談話，可是一位生客卻不容易和他立刻談得投機。有時偶然之間，他沉思中斷，說一兩句動情的話，又重返於他冥想的境界。」

爲了善，爲了高尚的目的，沒有什麼犧牲，他認爲是不可能的。他會把自己和家庭一起忘卻。他收了許多不收費的兒童。他以爲這是報謝捐款的和幫助他的朋友們的第一件責任。

每天早晨六點鐘，晚間十點鐘，全體兒童集在一個大房間裏，裴斯塔洛齊在他們中間，問他們一切，安慰他們，鼓勵他們，和他們談談笑笑，他真像是他們的父親。校旁的愛默溪是他們經常遊玩沐浴的地方，兒童們都健康得很快樂。吸着山間清新的空氣，陶冶着自然之美。功課使他們很有趣。

味，只想畫圖做算術。甚至於星期日，也聚集在教室裏做算術練習。管理完全讓兒童自由。教師和兒童之間，簡單自然，一如山間樸素的村民。沒有爭鬧，不用懲罰。裴斯塔洛齊對於道德訓練的看法是：「在兒童面前，做給他看；依你所希望他學的意思去做，要使兒童完全信任你，愛你。」教師之間也合作得很愉快。有一個農民到校裏來看他的孩子，驚奇地說：「哈，這不是一個學校，簡直是一家人！」裴斯塔洛齊聽了，非常快樂，答道：「這是你能够給我的最大的贊美。感謝上帝，我已經成功了，我要讓世人相信，家庭和學校必不可有界限。」

可是當時裴斯塔洛齊，有一件令他不能忘懷的心事。他的學校雖已獨立，並且辦理相當成功，他的貧兒教育理想卻是比較的疏遠了。他覺得惟有訓練師資，才能够使他的理想大規模地實現。於是他請求政府協助。政府派人考察，由伊德（Itin）主持。考察報告對於各項設施非常推許，認為確有新的氣象，前途很有希望，國家應該積極加以扶植。從此學校改由國家辦理，教師可領規定的薪金，並且准許由公費招收十二個學生，專習教法，有幾種書籍由國家出資印行。因此，在一八〇三年相繼出版「母親的書」（The Mother's Book）「幾何圖形認識入門」（The A B C of

Observation or Lessons in the Observation of Form) 及「計數練習」(Lessons in the Apprehension of Number Relations) 等三書，這些都是學校同事合作，由裴斯塔洛齊指導而成。「母親的書」是供給母親和子女談話的資料，第一卷全是關於身體各部份的名稱、數量、地位、關係和功用等等，其他各卷爲動植物和各種無生物及器物，舉述極其繁密，是克留西所作。裴斯塔洛齊在序言裏，勸告應用這書的人，不要拘泥次序，看兒童的興趣，隨機運用。出版以後，引起不少論爭。例如有一位法國的批評者說：「裴斯塔洛齊教孩子說，鼻子是在臉的中間，這真是自己太會找麻煩。」事實上，這些書的確發生相當不良的影響；一般應用的人，不注意書裏的材料應根據兒童的觀察與經驗，只當作傳統的讀物去熟習記誦。這一缺點，正是裴斯塔洛齊所要矯正的，豈知他的書恰恰也產生了這個惡果。

一八〇三年五月裴斯塔洛齊又邀請一個能幹的同事，名倪德勒(Nieler)，原來是傳教士，受過良好的教育，長於思想，放棄他的本業，來參加工作。當時瑞士革命政府非常不安定，事實上一切須聽命於拿破崙。政府指派一個代表團訪法，裴斯塔洛齊亦是其中之一。啓行之前，他發表一文，

申述他的政見。這篇文字，他將政治、社會和教育的相互關聯作了一個簡要的闡述。他的主張，認為國家立法須注意：（一）普及的國民教育制度，以及其上的高級教育與職業教育制度。（二）健全的司法。（三）良好的兵制。（四）健全的財政。這些都是當時瑞士迫切的需要，有識之士一致認為應該從事這幾方面的建設，否則革命對於他們的國家簡直說不上有什麼貢獻。他原擬在法國傳播他的教育思想，可是拿破崙竟不接見這位名譽的「法國公民」，說他無暇和一位教師談談ABC的問題。法國工業學校的創立人蒙薩（Montg）仔細聽完了裴斯塔洛齊對於教法的說明，安詳地對他說：「這可是對於我們太麻煩了。」塔累隆（Talleyrand）卻顯得傲慢，只是說：「這使老百姓受不了！」一番想為人民大眾打開智慧之門的熱忱，希望在當時所謂革命的領導者之中，得到些同情和鼓勵，可是事實恰恰不然。只有哲學家德俾隆（Maine de Biran）當時正做知府，邀請裴斯塔洛齊的學生，巴勞（Barraud）在多爾同省（Dordogne）創設小學，並鼓吹推行裴斯塔洛齊的方法，但是後來實際成效也不顯著。

訪問法國之後，瑞士的政治發生相當變動，部格都夫的試驗受了摧殘。政府申言無意繼續辦

理，並將校舍充作辦公之用。可是爲避免非議，將附近明興柏哈壽（Muenchenbuchsee）地方的一所老寺院撥給麥斯塔洛齊應用。一八〇四年六月二十二日，他離開部格都夫。教師們帶着學生跟着他去。有一件事很使他高興：四年多的工作，竟完全沒有債務的纏擾。

##### 五 伊佛登——教育的麥加（Mecca）

政府雖撥給麥斯塔洛齊一個校址，可是經費無着，重新組織學校亦頗困難。距明興柏哈壽不及一里的赫菲爾（Hofwyl）地方，有一所勞動學校，是一個熱心嚮慕麥斯塔洛齊理論的貴族青年斐楞堡（Fellenberg）所創辦，他的父親也是麥斯塔洛齊的舊友，這時邀他合作。由麥斯塔洛齊專負教育之責，斐楞堡主持經濟等事。當時麥斯塔洛齊擬定一個詳細的計畫書，可是終究不爲斐楞堡所贊同，其他事情也不能協調。到後不過三月，一八〇四年十月間麥斯塔洛齊便去伊佛登，那裏有他的兩個學生已經創辦一所學校。在赫菲爾所擬定的計畫書，條理明晰，敘述詳備，是麥斯塔洛齊的教育理想和計畫最清楚的說明，大部份是倪德勒所作，這是他影響麥斯塔洛齊的開始。倪

德勒被稱爲裴斯塔洛齊教法的理論家。後來，斯密德（Joseph Schmid）和他成爲伊佛登學校，裴斯塔洛齊的左右手。斯密德原是一個意大利北部山間的牧童，初到伊佛登做學生，因爲才智卓異，善於治事，不久便升爲助手。他將裴斯塔洛齊的理論應用於算術教學，所作「形與數的練習」（Exercise on Number and Forms）是很有名的。

一八〇五年七月，伊佛登學校成立，當納沙泰耳湖（Lake Neuchâtel）之濱，那地方是瑞士法語區域的一個小盆地。學校開辦之初，立刻便氣象蓬勃，學生從各地湧來。各國政府鑒於裴斯塔洛齊的理想，紛紛派遷青年來學習。教師們都是青年人，大多是跟裴斯塔洛齊長大的，他儼然是他們的父親。有幾個教師，學識極優，他們是聞名前來參加工作的。各種功課，在部格都夫已經嘗試成功，這時可以熟練運用。安娜做了一個快樂的大家庭的主婦。自由融洩的空氣洋溢全校。全體合作無間，學校的經費可以自由取用，從不曾發生任何浪費。只是他們的物質生活仍然非常拮据。裴斯塔洛齊和同事工作的勤奮，也越顯得緊張。他自己幾乎每夜寫到二點鐘，全校教師經常的都是夜裏三點鐘便起床。一切是那樣富有朝氣，蒸蒸日上，裴斯塔洛齊看見燦爛的成功的光輝，他說：



「像一個孩子，我快樂地學會了這低微的服務的神聖。我認識了，即使是一個頭髮灰白的老人，他若立願爲下等人服務，也可以做出奇事來。」福祿培爾稱伊佛登爲「教育的聖地」，在那裏他看見自由和幸福福音向全歐廣播。裴斯塔洛齊個人和他的事業都得到成功的殊榮。

名譽引起了廣泛的景仰。帝王、貴族、軍人、政治家、教育家，遠遠近近，從歐洲、從美洲、僕僕於途，前去觀光請益。當日有一個學生傅理明（Vulliamin）的記載裏說：「幾乎每天我們看到不少參觀的人。有時還有名人，前來向裴斯塔洛齊致敬。某日，他接待一位客人，後來在科學界極負盛譽，那個便是近代地理學大師，卡爾利忒（Karl Ritter）。利忒不像一個平常的參觀者，那次他受到盛大的招待。他勾留一個星期，舉行很有價值的教育討論。他和裴斯塔洛齊以及倪德勒、陶勃勒、莫拉德（Muralt）、倪格（Nieg）、斯密德、克留西等重要教師都有商談。天天聚會，商討各方面的教育問題。在利忒和裴斯塔洛齊兩人的懇切談話裏，利忒深感覺對於他的尊敬和同情，他看見自己是在一個超絕卓越專誠致志的天才之前。裴斯塔洛齊的樸素簡單的性格以及他絕對信任所從事的事業的偉大，使利忒極爲榮幸，從此受了極大的啓發，在地理學方面造成空前的貢獻。」

每逢那些王公貴人來到伊佛登學校的時候，裴斯塔洛齊常是指定一位優良的教師，對他說：「召集你的好學生，讓那位王子看看我們的工作。他有不少佃奴，待他信服了我們的工作，他才會去教育他們。」絡繹不絕的參觀者，其中自然不少專誠求教觀摩的人，可是僅來瞻仰一下裴斯塔洛齊的儀容，來觀覽一番聞名的學校的，也大有其人。一時伊佛登成爲瑞士一個神祕的地點，爲了好奇心的驅使，像遊賞阿爾卑斯山冰川奇蹟那樣的參觀者，亦復不少。結果使學校的正常工作難於進行，時間浪費，教師工作加重，教課無暇準備；這一切終於漸漸發生了不幸的影響。

伊佛登光輝燦爛的時期，約莫有四年。暗淡的雲霧最先發生於倪德勒與斯密德之間。他們兩人氣質不同，很不容易契合無間。各人都企圖影響裴斯塔洛齊，發揮自己的特長，相互炫耀競爭。先是倪德勒佔優勢。他使伊佛登逐漸離開格都夫的規模，將學校擴充範圍，成爲國際性質。一部份由於學校既在法語區域，而德語又不能放棄，自然的趨勢亦使它不得不然。一八〇九年學生增加到一百六十五人，另有三十二個專習教法的青年，教師的人數自然也增加。範圍擴大以後，單純的家庭情調不易維持，組織不得不稍趨複雜。同時課程上又加入古典科目，根本難於應用裴斯塔洛

齊的教法，教師的能力亦不勝任。裴斯塔洛齊看到這些危險，可是他最短缺的是處理事務和人事，明知和自己理想距離漸遠，但倪德勒的力量已經不易控制。幾次力竭聲嘶地請求同事繼續共同為偉大的目的奮鬥，斯密德的反對只是漸趨激烈，終於引起外界的批評。一八一〇年外間非議紛起，倪德勒建議請政府派人視察，政府也接受這個建議。政府派來的視察者席拉爾（Pere Girard），他是一個天主教的神父，和裴斯塔洛齊的信仰不同。他對於裴斯塔洛齊的精神和目的很為推重，對於個別教師優良的教法亦有褒獎，可是對於全校設施的評論，認為優良的成就都是過去在伯格都夫所努力造成的，新的建設，他完全不加贊可。當時在教學方面，算術比較特別為參觀者所注意。斯密德和克留西等運用自己設計的教具，將教材嚴密組織，教學時示範和練習彷彿是很機械的。席拉爾認為他們已經走錯了路，其結果將很可慮，向他們提出警告。裴斯塔洛齊用全副精神答覆他：「二加二等於四，還有比這樣的示範更清楚切實的東西嗎？我就要讓兒童有這樣清楚的認識，不願他們相信那些不像這般明確的東西。」席拉爾也很緊張地對他說：「照此情形，假使我有三十個兒子，我決不送一個請你來教，因為你能够示範給他看，二加二等於四，你能够示範給他看，

我是他的父親嗎？你更能够示範，我有權力要他服從嗎？」席拉爾的批評也許和裴斯塔洛齊的根  
本見解是不衝突的，可是他一時看了實際的教學，他顯然有着不同意的反感。席拉爾報告的結果，  
瑞士國會通過對於裴斯塔洛齊的感謝，至於伊佛登學校，希望成爲一個國立師範學校的請求則  
被否決，使裴斯塔洛齊很感覺失望。在伊佛登最大的期望是培養師資，他認爲惟有新的師資，才可  
能大規模產生新的教育。

政府視察以後，對於他們的糾紛，一些沒有解決，形勢反而更惡。一八一〇年斯密德辭職，這是  
對裴斯塔洛齊一個大打擊。斯密德離去以後，對於伊佛登學校，發表文字，備施攻擊。斯密德爲人雖  
令一般同事不滿，可是他的辦事才能，決非他人可及。他去後，種種困難，層見疊出，特別在經濟方面  
已無法支持。裴斯塔洛齊和倪德勒想藉開設印刷所和書舖，減輕經濟困難，結果損失更大。一八一  
二年裴斯塔洛齊大病，情勢益見窘迫。不得已，惟有要求斯密德返校。至一八一五年初斯密德重來。  
年底，裴斯塔洛齊夫人安娜逝世，同事之間已無人可以和緩反對斯密德的感情，結果最老的同事  
克留西辭去，倪德勒等亦相繼離校。倪德勒夫人原來是一個女學校的校長，此校與伊佛登學校相

聯，亦發生爭執。倪德勒夫婦和裴斯塔洛齊與斯密德爲這事控訴涉訟，雙方相互以文字攻擊詆毀，達七年之久，這是裴斯塔洛齊畢生所遭最痛苦的事。他說：「不能欺騙任何人的事，竟欺騙了我。但是能够欺騙任何人的事，卻欺騙不過我。」

一八一七年斯密德計畫將裴斯塔洛齊全部著作在德國斯塔葛 (Stuttgart) 的高塔 (Cotta) 書店出版。當時德國文人如哥德和許勒等的著作，都是這家書店發行。裴斯塔洛齊在德所享盛名，遠勝於在他本國，因得友人幫助，這個計畫使他經濟上得到一點補助。在發行預約時，裴斯塔洛齊給友人的信裏說：「這次預約計畫的成敗，將決定我在這一生裏，是否再能平靜而獨立地去追求一次我的根本目的。」那時他已經七十歲了。

七十一歲 (一八一八) 在克林第 (Clindy) 又開辦像最初新莊時候的貧兒學校，和煦的春光又一度惠臨他的生命。只是曇花一現，次年便依斯密德的意見併入伊佛登學校而結束。

裴斯塔洛齊在荆棘中的晚年生涯，精神衰退很快，他不時憂慮也許會突然倒下。他對於友朋的關係也漸漸失於判別，兼之經濟的困難，他的天資已經不勝這幾方面的壓迫。伊佛登學校勉強

支持到一八二五年，不得不停閉了。裴斯塔洛齊回到他青年時期親自建設的新莊，還有一個孫子在老家。倪德勒也住在鄰近。一八二六年裴斯塔洛齊發表在伊佛登所寫成的「鴻鵠歌」(Swan Song)和最後的著作「命運」(Life's Destiny)。後一本書詳細敘述他和斯密德對倪德勒與克留西的痛苦之爭端。這書引起極惡劣的反響，倪德勒等既毫不寬饒這位不幸的老人，又有一位曾在伊佛登住過名巴柏爾(Biber)的，也印發詬謾小冊，給他最後無情殘酷的一擊。一八二七年一月二十五日裴斯塔洛齊到柏拉格就醫，二月十七日與世長辭，二日後葬於畢爾(Birn)的教會墓地，離新莊甚近。「原諒我的仇敵，像我這般向着永恆的平安而去，他們也可以找到平安。我願意多活一個月，完成我各項最後的工作。感謝上帝喚我離開這個世界。你們的孩子們，讓你們安安靜靜，在和平的家庭生活之中，尋求你們的幸福。」這是他最後的遺言。

法國教育史家龔派亞(Comptaire)曾著過「裴斯塔洛齊與初等教育」一書，他的最後的評語說：

「我們不要只以分析裴斯塔洛齊的方法而自滿，我們應該認識他所盡瘁的事業。他的超絕

之處，是在慈心的溫暖，宏願的熱切，和他的魁偉的人格，這些是遠勝過他的教法理論。裴斯塔洛齊像那些偉大的演員，他們將一部份藝術的祕密，隨着他們帶進了坟墓。

「他特別偉大的是他的心和愛。讀他的著作，有時也許會說，他的智力遠遜於他所期望的，可是在情感方面，他得到了何等輝煌的報償！」

「他熱烈愛着人民大眾。他了解他們的痛苦，沒有什麼可以轉移他要援救他們的熱忱。對着一幅美麗的風景，他很少想到那撩人的景色，只是念念不忘，在自然的光輝之下，窮人們度着何等悲慘的生活。」

「給他永遠的榮耀的，是他爲自己所立定的崇高的目的——以教育復興人類的宏願。可是，他所得到的結果和他的努力是何等的不相稱？他會這樣說：『我的願望和我的能力，相差到這般難以形容的地步。』即是法國大革命，在教育方面也沒有成功，事實終究合不上理想。」

「對於教育愛好同情的朋友，可以永遠地皈依於裴斯塔洛齊。他是近代教育家中最啓發人的一個。過去在法國教育上他不能充分發生影響，可是改造德國國民教育，他成了最有力量的導

師拿破崙藐視了他，可是，一八〇二年，他得到哲學家菲希德這樣的頌揚，從裴斯塔洛齊的學校裏，我企望着德國民族的再生。」

菲希德稱裴斯塔洛齊是第二個馬丁路得。這比擬，從任何一方面想，還有些什麼不恰當？



## 第四章 裴斯塔洛齊的教育思想

### 一 引言

染雲爲柳葉，  
不是春風巧，

剪水作梨花，  
何緣見物華？

王安石

自來的人師，像孔子、蘇格拉底、程明道等等，他們對於這教育的「巧」，隨手拈來，妙趣天成。孔子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註者說：「好之者篤，樂之者深。」他們實在是篤好其趣，深樂其道，否則，那裏能够學不厭，教不倦呢？近代人，一開始便崇善理智，雅好知識。十八世紀以後的西方哲人，他們所好的只是剖析事理，鑽究物性。裴斯塔洛齊不算例外，這個教育的「巧」

到他手裏，便夢寐以求其中的基本法則。他認爲這種法則一經求出，世間每一個母親都可以依着去教育她的子女，這不是天地間一件美事？在近代人看來，要能够樂之深，好之篤，還須先求它個知之切，他們也確是這般企求探索。

可是裴斯塔洛齊終究是一個實踐篤履的人，他的思想既沒有像康德那樣純粹的、先驗思維的嚴整體系，也沒有一般哲學學說的結構那般完密。他的思想都是艱辛的經驗磨鍊出來的結果，需要是他的指導。有人贊美他的成就，他轉告說：「上帝，感謝你，爲了我的需要。」他的性格和生活似乎都不容他將思想作理論的嚴密的處理，他只是堅定誠摯地實踐和嘗試。因此，模拙切實是他的思想的長處，辨析疏證自然便有所不足。甚至於在若干方面還不免漏罅，因而容易引起不少誤用的流弊。他畢生的堅苦卓絕，無非燃起了一個火炬，讓後來的人照着漫長而深遠的前程。

在裴斯塔洛齊一生悠長的歲月之中，以部格都夫四年的意義最關重要，在這裏他確定了他的基本見解在他多量的著作之中，亦以一八〇一年在部格都夫所寫的「愛子義方」一書爲最可以代表他的思想。從他觀察記載三歲半的兒子的活動，從他在新莊與斯湯支和兒童共同生活

的經驗，他認識了兒童個性和能力的差異，以及一切因襲的教法如何不適於兒童個性的發展。到了部格都夫，他便表示「我要使教育心理化」的願望。這願望使他執住了兩個要點：第一、教學必須使兒童對事物得到直覺的認知（*Die Anschauung der Natur Selbe*）。他認為對事物直覺的認知才是知識的真正基礎，此外無非都是抽象的經驗，這種經驗的偏頗和不周全最後引出不確定和不可信的結論。第二、指導兒童對事物作直覺的認知，必須依據確定而有程序的步驟，同時必須依照兒童心理的發展而進行。教學的入手處應該正好在兒童能力開始發現的時機，教學的進行也應該恰好和兒童的能力發展相平行。他認為這便是教育的最大祕訣，一切教學的實施都要遵守這基本的原則。

我們回顧一下，導源於一七六二年出版的愛彌兒一書的近代新教育運動，盧梭發出了一個響亮的呼聲，裴斯塔洛齊卻做下了一件實際的事蹟。兩個傾慕於他，受他啓示而繼起的教育家——海爾巴德和福祿培爾——發旺了他的光輝，推廣了他的成就，使不少繼往開來的後人，愈感覺目的的偉大，前程的遼遠。飲水思源，那筆路藍縷的前驅的老人給後人何等的企嚮和奮勵！可是

我們怎樣去認識他呢？海爾巴德有一篇給三個母親的文字，介紹裴斯塔洛齊的理論，其中有這樣幾句話：「給你們有用的指導，只有讓你們直接去認識他。這樣決不會使你們對他發生偏見，並且決定可以輕易而愉快地對於他的工作以及他所要貫徹的理想發生興趣。你們研究他的時候，必須保持這個態度，否則你們既不能認識他所努力的目的，也不能正確決定從他的工作裏可以得些什麼幫助。」

有一位教育史的學者說：「在教育方面，裴斯塔洛齊比康德自己更富有康德哲學的色彩。」裴斯塔洛齊自三十年不曾讀書，康德的繁重艱澀的著作，雖然他們是同時代人，還沒有人證明他曾經看過。這點有趣的比擬很可以留待我們仔細去體驗。

## 二 直覺的認知

裴斯塔洛齊在斯湯支指導那些孤兒難童學習的時候，他便非常重視「慎始。」他認為每一個學習的開始必須十分完全而確定，沒有一個主要的事實或了解可以省略，密切注意兒童的成

就，這樣才可以保證繼續學習的適當的進步，最後才能得到這一個學習的充分而完備的知識。在「愛子義方」裏，他說：「在開始的階段裏得到純熟，其結果竟遠超過我的預期。以前所不知的能力在兒童意識裏很快地發展起來了，特別是對於美和條理的感覺。他們覺察出自己的能力，平常教室裏那種厭倦的情形像鬼那樣的消失了。他們自願，他們嘗試，他們會得忍耐，他們得到成功，最後是滿腔的喜悅。這不是一般學習的人的樣子，而是那不知的能力從睡中覺醒轉來的情調，心和腦被這能力激起了愉快，這能力原本要引他們到這地步。」抽象地說，這種教學的效果，是由於教學的影響和兒童正在發展中的創造力以及其他能力，相聯絡相適應了起來的緣故。因此，我們說，教學的進行，教材的提示應該和兒童的「心理時機」(Psychological Moment)相協調。兒童在心理上已有所準備，不要遲誤錯失，心理上還未曾有所準備，不要徒增其重負或給以無謂的攪擾。

「心理時機」是表示兒童內在的本具的能力恰好到達相當成熟的階段，某種情境適於此際引發或助長它發展的可能，這兩相調適的情狀，在知識感情或意志的發展上造成一個真實的

起點，這便是裴斯塔洛齊所說「直覺的認知」一詞的主要的含義。德文原詞 *Anschauung* 在英文裏也還沒有有一個適切的單字可以譯出，因為它不單指直覺 (*Intuition*)。所謂直覺，主要的意義是指「內心啓示的受納」 (*Acceptance of inner revelation*)。「直覺的認知」也不是所謂「感覺印象」 (*Sense impression*)，因為這個僅由感覺所引起，並且不包括感情和意志的經驗在內。當然更不是觀察 (*Observation*) 的意思，因為嚴格地說，觀察僅指由視覺所得印象的認識。「直覺的認知」注重經驗的直接性，可是又決不是一個簡單的歷程。反面說，在兒童和經驗之間須排斥任何事物或方法的介入。教學可以從感覺入手，可是在兒童心裏所引起的反應卻不是一個單純的感覺，而是落在某種時間空間之中一個具體的對象 (*Object*) 的覺察。這意義與晚近完形心理學對於知覺 (*Perception*) 的主張是很接近的。完形心理學者不承認舊說知覺是由感覺變成的，知覺是一個複雜而完整統一的歷程，並且知覺對象的結合和分化有其基本的重要性。這意義顯示裴斯塔洛齊比苛美紐斯 (*Comenius*) 的見解進步了。苛美紐斯主張兒童直接認識實物的重要，可是他認為兒童認識的擴展只須增加他的視界內實物的範圍。裴斯塔洛齊則認為兒

童對於實物經驗的增進，可以從訓練兒童對於實物的各種直覺的認知的能力上得到的，新近實驗教育的各種試驗，已經證實這種主張是正確的。

歸結起來說：直覺的認知是兒童內心直接因對象而起的一種認知作用（inner sense of reality），這種能力是本具的，主動的，統整的，並且是具備着發展的可能的；它和對象有不可分離的關係，為對象所引發，而又歸結於對象。海爾巴德說：「直覺的認知，這人與自然之間堅實的寬闊的，不可或缺的橋樑，一支教育的努力既已貢獻於它，實在值得任何一種藝術盡其可能加以培植。」

關於直覺的認知的條件，裴斯塔洛齊曾有過這樣一段話：「我問自己：我周圍的世界怎樣才恰好呈現在我心上呢？我對於環境最主要部份的經驗怎樣才會充分成熟而使我滿足呢？我發現這依據三個因子：我的環境，我的需要和我的責任（Meine Lage, meine Bedürfnisse und meine Behaltuisse）。

「我的環境決定我對於外界的經驗的樣式，我的需要促動我去努力，我的責任指導我注意，

使我謹慎仔細。這樣，我的普通的和專門的知識以及道德的基礎才安放在具體的事物上，而不是落在游移無定散沙一般的文字上。」需要是內發的，是生命的延續所必需的條件。環境是使需要得以適應和滿足而構成生活的特殊方式和意義。責任是人類所特有的一種制約。這三者在心物交接之間形成生活所本的經驗或知識。近幾十年來流行的「經驗的繼續改造」的教育學說，重適應，重創造，重內發的需要，重實際的生活，這一切，自有其獨特的思想背景和系統，可是在上一世紀的教育家之中，除出裴斯塔洛齊富有這思想的實質以外，我們還能舉出一個在這方面更適當的先知先覺來吧？

教學上注重直覺的認知必須重視兒童的實際生活，這在裴斯塔洛齊的著作裏儘多極有價值的實例。讀書和作文對於幼童，他認為是一種不自然的學習，不如說話教學的切合實際生活。在「賢伉儷」一書裏格姝教育子女，特別着重語言的訓練，並且不教他們說造作而不符實際的話，而是做一件動作，順口教有關的幾句話。這方法，今日我們用直接法教學外國語已經完全採用了。算術注重實物的計數，他相信，計算的視覺訓練比聽覺訓練更爲基本些。寫字應以畫圖爲基礎，字



形的熟習和寫字工具的運用以及利用機會作書寫的練習（如實際生活裏需要寫字的時候）他認為應該分別加以特殊的訓練。前二點似乎和實際的寫字活動隔絕了，裴斯塔洛齊卻以為寫字是一件極複雜的活動，其中如字形的概念，筆劃的技藝，工具的操持，速率的增進以及寫字的應用等等都各有學習的對象和情境，必須分別加以適應和練習。近代的教育家蒙特梭利（Montessori）所主張的，根據心理觀點的寫字教學法和裴斯塔洛齊如出一轍，兒童學習的進步較之一般混統的方法有顯著的進步了。

### 三 發展的程序

在上述裴斯塔洛齊關於知識的起源，或說是經驗的發生的基本見解裏有二個要點：（一）發展的動機是存於內心，這是一種自發的力量。要使教育發生實效，必須重視並引導這種力量。（二）發展的可能是在於活動。無活動，自發的力量失去了着落，因而便失卻形成的可能。強制的不自然的活動使這種力量受阻礙而消失，或流於畸形的發展。明白了這兩點，那末，次一問題便是知識或、

經驗的發展的程序是怎樣的呢？

這個發展的程序，照裴斯塔洛齊說，是由直覺的認知到概念的形成，或說是從混沌的心理狀態到達清晰的直覺的認知，然後再發展到明確的概念。這整個程序之間當然還有若干過渡的步驟。裴斯塔洛齊的分析，先着重在對外物怎樣才能够得到清晰的認知。他認為清晰的認知決定於這樣三個基本的原素：形式、數量和名詞。他說：

「經過長期的困思默想，我的目的全注意於發現一個已經具有知識的人，他若面臨一片模糊混亂的景象，對於某一件東西，怎樣會分辨出來，逐漸使它清晰起來，這中間他是怎樣在動作，並且必須怎樣動作。

「在這幅景象之前，他將注視三方面的事實：

(一) 若干以及何種物件在他面前；

(二) 它們的外表、形式和輪廓；

(三) 它們的名稱——怎樣將每一物件用聲音或文字符號去表示。

這人能够作上述的觀察，可以預想他已經具有下列三種能力：

- (一) 依據輪廓認識不同物件的能力，以及表識物件內涵的能力；
- (二) 述說物件數量的能力，以及表識物件數量的能力；
- (三) 依物件的數量和形式，以名詞表識並使之不易遺忘的能力。」

辨認外物，何以只限於形式、數量和名詞這三項要素？裴斯塔洛齊又有以下的說明：

「使我承認這幾項要素的惟一困難是：何以我們從五官所辨認物件的一切其他屬性，都不及數量、形式和名詞等三種要素來得基本呢？我發現這三者是一切可能的物件中所絕對存在的，其他屬性，從五官所能辨認的，並非所有物件都共同具有的……我發現其他屬性可以歸入這三項要素之下，因此教學的時候其他屬性必須和這三者相聯繫。我看來，經過認識某物件的數量、形式和名詞，我對於這物件的知識才算顯著，再逐漸認識其他的屬性，我對於這物件的知識才算明晰，待我對於這物件一切的屬性認識了它們的關係，我對於這物件的知識才算確定了。」

確定的知識是智慧的成熟和教學的目標，應該是沒有問題的。裴斯塔洛齊和一般人相同，也認為確定的知識是能够用文字符號將主要的含義，極正確簡要地表示出來。當時的教育並非不認識或不承認確定的知識的重要，缺陷是在教育以文字界說為終始，疏忽了文字界說只是知識的結果。裴斯塔洛齊卻僅把文字看成一個知識的終點。知識是從一片模糊混亂的感覺開始，在未分化的複合的感覺對象之中，分辨出某一件具體的東西，這東西在意識上孤立突出了起來，這便到了上面所說知識的顯著的階段，意思是這物象在模糊一片的背景裏顯著了起來。對於這初分化出來的顯著的物象，逐漸認識了它各種的屬性，能够加以適當的形容，這才進展到明晰的階段。最後對於這物象的各種屬性之關係有所理會和融貫，能够扼住它確切的要點，這才是概念的完成。一個確定的概念應該可用適當的文字或其他符號作正確簡要的界說或敘述。這全部的發展是一個連續不斷的歷程，裴斯塔洛齊把它比做一棵樹的成長：最初是不易覺察的一個細芽，不知不覺地，逐漸逐漸地長成莖幹，發生枝葉，全部的進展是循着自然的途徑，無可加以更變的。

問題在數量、形式和名詞三者，即使姑且承認它們是知識的最基本的原素，它們是否完全相

等或相類的三種原素呢？裴斯塔洛齊自己也認爲形式、數量和名詞三者之間還有差別。假使以形式和數量是認知物象的主要的條件，名詞似乎是使這些條件清晰確定而在心裏肯定下來的一種方法。名詞其實是對於認識的綜合和抽象發生作用，它並不與直覺的認知相關聯。這在裴斯塔洛齊的時候已經很有聚訟。菲希德曾指出文字對於增加知識的清晰和確定簡直是絕對無關的，無非藉此可以和別人相交接，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他很清楚地否認名詞是形成知識的原素之一，當然更談不到這是基本的原素。可是福祿培爾卻說，在兒童時期文字和實物正如身心一般是不能分的，它們對於兒童是二而一，一而二的。這聚訟至少可以證明，名詞這一原素和數量形式似不相類。至於形式和數量，它們本身都還是一種複雜的心智作用。形式的認知包括着種種感覺上和知覺上對於空間的反應的複雜結構，絕不是一個簡單的原素。數量是一種理解，不是一種單純的知覺現象，更其不是先驗的。所以，以這三者爲認知外物的基本原素，在理論上是很多欠缺。其他如顏色、動態、功用等屬性當然也很重要，說這些屬性是附屬於形式、數量和名詞三者之下，顯然是極其勉強的。

根本上，裴斯塔洛齊分析這些知識的原素，是從有知識的人的觀點出發的。有知識的人以形式、數量和名詞去辨認外物都是學習的結果，這些是知識的要素（essences），不是原素（elements）。要素可因認知的對象而異，原素應該是很基本的。裴斯塔洛齊爲了教學上實用的動機，將聲音（即指名詞）和語言相配合，形式和畫圖相配合（又和寫字相關），數量和計算相配合，三種認知的原素和讀寫算三門傳統的科目相呼應，這簡直使我們想起讀、寫、算（所謂 *3 R's*）的勢力真是何等可觀，即使裴斯塔洛齊也還被它羈絆着，他的思想終究還不能脫其藩籬。

派克（S. C. Parker）將裴斯塔洛齊一派人所主張的關於「能力的發展」的意義分爲四種，很可以幫助我們認識裴斯塔洛齊在這方面的注意之點，以及這個概念本身的性質及其範圍。發展的第一種意義是指本能或能力的發現而言。正如盧梭所說，兒童不能走路以前，教他走路，害處比益處大得多。第二種意義是指自然地成熟或生長而言，例如兒童語言的發生自有其自然的逐漸成熟的途徑，盧梭和裴斯塔洛齊都重視這一種發展。第三種意義是指幾種特殊的能力，經過訓練，使之發展完全而言，例如寫字、畫圖、熟練乘法九九等特殊的技能，這一種發展，裴斯塔洛齊比

較的更爲重視。第四種意義是指普通能力的訓練，使之發展而言，例如知識、技能和道德，或知覺、想像和理解等能力，或關於形式、數量、名稱的認知等能力，裴斯塔洛齊以及和他一派的人便很着重這方面的發展。以上這四種意義的發展，前二種裴斯塔洛齊也常提及而承認其重要，後二種在教學的實施上比較更其重視，流弊所及，幾乎一時使人不以爲他是一個重視兒童發展的前驅。近來發展心理學已經枝葉扶疏，蔚成一門專門的學問，無論身體、感官、感覺、知覺、情緒、思想、品格，以及繪畫、言語、音樂、技能等等方面都逐漸深入堂奧，發現了不少可貴的新知。以目前的成績去批評百餘年前開創者的工作和見解，從積極方面想，也許會更加增進我們對於這方面真切的認識；同時，也愈覺得前人創見的重要和可貴了。

#### 四 語文的教學

認識裴斯塔洛齊的實際教學工作是了解他思想的鎖鑰，他的思想起於實際的需要。雖然思想的精要部份不少超越他的實際工作的價值，卻是實際工作終究還是他的思想的最適當的說

明。

裴斯塔洛齊既認兒童心智的發展正如植物的生長有其自然的程序，他的「初級教學法」(elementary method)，便是將每一個教學活動依一定的程序分爲若干細小的步驟，每一個新步驟的增加在不知不覺之中遞進的，使新舊觀念成爲極自然的聯繫，兒童於冥冥之中推陳出新，得到真的學習。至於教學怎樣開始，或者說，學習的先後順序是怎樣決定的，他以爲，這要看學習的對象和感官接觸的遠近的情形來決定，就是所謂「距離律」(Law of physical distance)。他認爲知識的清晰程度是依事物和感官接觸的遠近而異的，愈接近，愈清晰，便應該先學習。對於感官的運用最接近的當然無過於個人自身，因此對於本身的知識應該是一切學習的起點。一八〇三年裴斯塔洛齊所出「母親的書」便是完全屬於身體各器官的名稱、部位、形狀、性質、功用等單字和語句的練習，他的用意是供給做母親的一些教兒童說話的材料。對於幼童的教學限於感官所能接觸得到的經驗，這是很有效而合理的，自然的情形也往往如此。兒童藉此所得到的經驗，逐漸靠聯想、記憶、推理等各項心智活動，可以自然伸展到非感官所直接接觸的各方面去。以後海爾



巴德重視統覺 (Apperception) 的運用便是這種見解的擴充。

裴斯塔洛齊對於「初級教學法」的見解實際應用到語文的教學，很受當時和以後一般人的注意。這有兩方面的原因：第一，正如裴斯塔洛齊在晚年寫的「鴻鵠歌」一文裏所說的：「我惟一的願望是要使我的初等教育理論在語文的教學方面發生相當的影響，」這是他畢生的一大志願；第二，語文教學的工作大部份是他自己做的，並且實際的成績也最使他滿意。關於語文的教學，裴斯塔洛齊有兩個基本觀點：一、兒童從出生起，教育便已開始，因此，語文的學習決不是入學以後才有的事，這種學習是早已經開始了。二、兒童獲得說話的能力，其逐漸進展的程序和人類運用語言的歷程是一致的，大致可以分爲這樣三個時期：（一）以模倣和姿勢表達情意的時期，（二）事物給以特定名稱的時期，（三）依情境的需要，湊合單詞發展爲語句的時期。根據上面這兩項見解，裴斯塔洛齊對於語文的教學，主張說話的教學先於識字讀書。說話的教學又分爲三個階段：最先從發音的練習入手，次之供給兒童一個充分而簡明的字彙，使兒童熟習各項名詞，最後是語句的練習。這三個段落，裴斯塔洛齊又認爲最先啾啾發聲是相當於模糊的觀念的階段，字彙的認

識是相當於觀念顯著的階段，語句的運用是相當於觀念清晰的階段，最後文字的敘述是表示觀念確定的階段。

第一步是發音的訓練和發音器官的練習。練習的材料應該有相當的組織，逐步的進展，像齊出版的一本「拼法和讀書教學指導」裏曾經加以詳細的編列，他的用意是使做母親的可以依照着練習的順序，每天幾次向着兒童輕易愉快地反覆地念，讓兒童聽，然後逐漸引導他跟着念。聽和念到了相當純熟以後，便教兒童練習寫，他以為寫是加深對於拼法的印象。最後將印好的拼法字片讓兒童看，每張練習片的母音都是紅色的。先是聽和念，接着是寫，最後是看，這發展是從動的進展到靜的。練習的材料是從簡單的進展到複雜的，無意義的進展到有意義的。最後一套練習材料是由字母逐步擴充而成的單字，如 *f, fe, fen, fend, fende, fender* 和 *r, er, der, nder, nder, fender* 等等。

第二步是單字單句的練習。裴斯塔洛齊原來準備編印一套自然和史地方面的重要名彙，後

來沒有印成。他的意思在兒童有了發音和拼法的訓練以後，母親可以依照一定的材料教他作單字的練習，然後進展到單句的練習。單句的練習先是一些整句，兒童跟着母親反覆地念。然後就句子問答，如：「爸爸是慈善的。」「還有誰是慈善的？」「媽媽是慈善的。」單句練習包括各種語法的練習，特別是動詞的變化應用。句子的結構也是由簡而繁，從一個主語和一個述語，逐漸將各種附加語增添上去，聯成長句。不過所用的句子都取材於兒童的日常生活，和他們的經驗是相近的。

第三步是語言的練習。前二步都以聽和念為主，到這一步才利用實物或圖畫和練習相聯絡。讓兒童看了實物或圖畫，依次做下面三種練習：

(一) 述說數量和形式。

(二) 述說實物的主要屬性，所說的屬性都是從感覺得到的，靠想像或聯想等而知道的。屬性是不採取的。先是單獨述說實物的各種屬性，然後作聯成整句的練習。裴斯塔洛齊從字典裏選出若干常見實物的名詞，分別寫出它們的屬性，如：蘋果——圓的，紅的，甜的；玻璃——亮的，硬的，冷的；水——綠的，動的，濕的，以及圓的——月亮，皮球，盤子；亮的——燈光，玻璃，星星；

深的——海井、巖洞。此外有一些練習，一個名詞可以跟上一大串形容詞，例如：一個鐘是一個又圓又空的鐵鑄的器物，底部是張開的，多數還有一道突起的邊，近頂的地方漸漸地收縮起來，像橢圓形的樣子，等等。

(三)述說物件在數量上時間上和分配上各種相互間的關係，如：我看見布幔上有一個洞；我看見布幔上有一個長的洞；我看見洞後面的牆；在又狹又長的洞後面我看見牆。又如：我看見布幔上的幾個圖形；我看見布幔上幾個黑的圖形；我看見布幔上幾個又黑又圓的圖形；我看見布幔上一個黃色長方的圖形；黃色長方的圖形的旁邊我看見一個又圓又黑的圖形，等等。

像上面這些偏於機械的學習，裴斯塔洛齊在實地教學的時候，海爾巴德曾親自去參觀過。他說：「裴斯塔洛齊爲什麼要計畫這許多背誦的材料呢？爲什麼他彷彿要選這些和兒童天性相背的功課呢？爲什麼他常是要兒童做練習呢？爲什麼他從不和他們隨意談話，說說笑話，講個故事呢？爲什麼那些練習的句子總是單獨不相聯的呢？爲什麼那些名詞都是不相聯屬的呢？爲什麼他的

全部計畫不注意使那緊張的學校生活能夠變得輕鬆寬舒些呢？在其他各方面，裴斯塔洛齊一望而知是一個充滿了愛和友善的人，他是那樣富於人性地接待一切。見面第一句話，他彷彿向你說：誰能夠找到一顆心的，來這裏找吧！爲什麼他所滿心關懷的孩子們不多給他們一點喜悅呢？爲什麼他不把愉快和有用兩相合而爲一呢？

「像這些可以動搖別人的信心的問題，我倒並不感覺困擾。憑我的經驗和嘗試，我比常人更會得估量兒童的心智，我並且會發現兒童對於教學快樂與否的原因。平常教師認爲容易或艱難的，我發現過好幾次，兒童看來恰恰相反。我久已主張兒童能夠得到清晰的了解是教學的惟一而純粹的目標。同時，條理分明的順序，各方面都顯得周全而合適的，我覺得正是教學上的一大理想。在這種理想裏，才見得到用透徹的方法所尋求到的良好的效果。裴斯塔洛齊的主要努力，就我所認識的而言，正是這個情形。就是說，找出教材的條理，順序和各種的組合，有的必須依次教學，有的可以同時實施。假定他已經發現這種條理，或者他正在這條路上進行，那末別人每一項細瑣的增補，每一個冒昧的幫助，對他無非是一種損害。也許要惹他的不悅，因爲分散了他的注意的緣故。若

是他還不會找出那條理，那末還可以去找，至少可以加以增補和繼續。不過即使後一種情形，他的方法終究是正確的，因為他已經走上正軌。簡扼要是他的主要的長處，在他的學校裏聽不到一個無用的字，統覺的聯續是從不會間斷過。每逢一個錯誤的字母，立即在石板上校正過來。兒童從不會在錯誤上停留過，正確的途徑也從不會離開過，所以每一個時間都顯示着學習的進步。

「可是名詞、句子和定義的背誦，看來又似乎並不注意兒童是否已經懂了那些背誦的材料，我不免懷疑起來，我詢問他。裴斯塔洛齊反問我一句：假使兒童們學習的時候不用思想，他們會學得這樣快，這樣高興嗎？我的確看到兒童們高興的樣子。他們的高興是由於內心的活躍，否則，我簡直沒法解釋他們的興味爲什麼能够那樣好。我們繼續談下去，裴斯塔洛齊使我得到這樣一個觀念：總之，教學本身讓兒童容易了解，比之在某一個時間應該知道學習些什麼，那是重要得多了。大部份背誦的材料是兒童了解的，換言之，是和他們日常認識的事物有關係的。兒童心裏經過那一番對於事物的描摹，離開教室，見了實際事物，自然有親切的了解。即使直到見了實際事物，還不明白文字所表示的正確意思，可是比之用文字解釋文字，對於實際事物的認識要強得多了。像沉思

了悟那種感覺愉快的時候，不一定正好在上課的時間的。讓兒童學習容易理會的材料，並且將有關聯的材料貫串起來，時間和機會會使他們構成概念，融會貫通的。」

## 五 教育的目的

裴斯塔洛齊從對象上將直覺的認知分爲內外兩種 (Äussere und innere Anschauung)：外是起於心物交接，從感覺而發生，內是由於心情交感，自感情而分化。從感覺發生的直覺的認知是知識和技能的根源，自感情分化的直覺的認知是道德的根源。前一種的基本的原素是形式、數量和名稱，後一種的基本原素是同情，換言之，道德的基本在同情。可是，由同情而做的善還不能稱爲道德，惟有依前面所舉「距離律」逐漸自近而遠發展而成的才是道德。和兒童最接近的是母親，從母親的哺育撫慰之中先自然發生了愛。其後因爲懼怕的發生，母親是自然的保護者，免除或減少了他的懼怕，又生出了信。信愛相合，於是又發生感恩之情。服從和忍耐也因了實際的需要而形成。以上這些都是社會生活裏各種道德的根苗，它們是基本原素——同情——的分化。

裴斯塔洛齊常用的植物生長的比喻，他的注重之點是在自然的發展過程，若是拿來比作德性或精神作用的成長，根本上容易犯一種錯誤。植物的成長靠環境，德性的發展當然也靠環境。所謂環境包括身體內外各種組織和功能，獨特的遺傳傾向，以及一切精神和物質的環境：這一切構成道德的種子所依賴生長的土壤。可是道德的種子，和植物的種子卻大異其趣。後者完全依賴環境的賜惠，前者則富有一種自由選擇容拒的力量。人之所以為人，便是因為這個德性的種子生而具有自主的力量——我們稱它良心。良心告訴人何謂善惡，良心指揮人爲善去惡，良心有絕對的至大的自由，它是高貴的生的意志的表現。生的意志到達精純超絕的境界，用宗教的說法，人與上帝便合一了。

一個正常發展的兒童，從愛與信，感恩之情，服從和忍耐逐漸發展過來，待他認識了自己，肯定了自己的價值，這時他的生的意志出現，自由自主的人格也逐漸形成。「愛子義方」裏說：「他意識到自己的性格了，無形中開始感覺他已經可以脫離母親的懷抱。母親從他智慧的眼光裏了解他的意思，將他擁在懷裏，用他從來不曾聽到過的一種聲音說：『孩子，上帝是你所需要的了，他將



用手臂來接受你，我不能再管護你了。」於是一種不可言喻的感覺從他心裏起來，一股聖潔的情緒，一種神祕的啓示，喚起他的信心，將他升舉起來。以後每聽到母親呼上帝的時候，他爲這名字而愉快欣慰。在他心裏已經長成了的信愛和感德之情逐漸向上帝擴展，把上帝看做是他的父母。服從忍耐也重新有了一個更寬廣的範圍。

裴斯塔洛齊從未將道德和宗教分開，他認爲前者是人對自己 and 對人類的態度，後者是對天或上帝的態度。他看來最真的宗教無非是一種最深的感情。母親若是盡了她神聖的責任，她是上帝的第一個使者，引人從道德的境界去到天國。前面說由同情所爲的善不是道德，道德是由同情出發，到達由意志所爲的善才進入道德的境界。同情是有條件的，有所爲的，意志是絕對自足的，不爲什麼的。裴斯塔洛齊說：「我所謂道德便是用純潔的意志去爲善，去衡量知識，去對付實際的生活環境。」又說：「教育必須和內心的實感相協調，這樣，經過逐漸的發展，才能上臻於認識和尊重道德規律。」道德規律的極則使用這宗教的述語——上帝——來表示。

裴斯塔洛齊認爲道德是個人的，他說：「沒有人能够感覺到我有道德。」道德和法律不同，守

法可以使衆目昭彰，因為這是行爲合着某種要求或條件，道德完全取決於自己的善良意志，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個堅強的力量只可以憑自己的心而測度，誰能影響它，限制它，判別它呢？據此，人類社會無所謂道德，道德只存在於個人。國家也無所謂道德，國家只是引導個人的道德。裴斯塔洛齊說：「在個人的道德未曾形成以前，那些妄想造成社會道德和力量的人，常常將國家引入歧途，因為他們試將道德的外表固定起來，不知道德的精要都存之於個人。」

道德的養成要靠不絕的修鍊。第一、在生活上要培養自制、刻苦、容忍、耐勞的習慣和精神。安裕能够戒慎，窮困不受挫折，應受的懲訓勇於承納，合理的權力歡欣順受。第二、積極鍛鍊意志的力量。「愛子義方」裏說：「在培養知識、理想和技術的努力之中，意志的自動的鍛鍊對於道德的發展有着特殊的價值。假使做那些活動，在活動本身之外另有其他目的，那末對於道德的價值便減低，因為活動和道德的關係全在動機。」這是說知識理想和技術的學習，假使爲了功利、效率或其他的目的，那末這些訓練與意志的鍛鍊無直接關係，對道德的價值也便低落。要達到道德的目的，這些活動的動機便須以意志的鍛鍊爲主。因此，裴斯塔洛齊很不重視獎懲等外力所引起的動機，他

認為責任之感才重要，工作惟一的報酬是完成之後的一種高貴的感覺。這裏，我們可以認識裴斯塔洛齊主張道德的培養重在實踐，並且重在對工作本身負責任的實踐。費蓋忒（Wiget）以為「愛子義方」一書裏，知識和技能的訓練所以放在道德訓練之前，其原因便是道德應該是從實踐上養成。

知識和技能的訓練是爲了達到道德的目的，這在裴斯塔洛齊是一個很確定的見解，他說「我認爲知識、理想和技能無非是使我的心達到崇高的境界——愛——的一些手段。人類的進步便是各個種族達於仁愛的境地，這種進步唯一永久的基礎便是愛。」又說：「適當的教育引導我們的品格進於愛，不是盲目的，而是一種智慧的愛。在愛裏我們的道德、知識、技能合而爲一，仁愛的社會也實現了。」教育的目的在道德的養成，這是很古舊的見解，裴斯塔洛齊將它重新確定一次。

## 第五章 「裴斯塔洛齊性格」述釋

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孔子

德文教育學字彙裏有 *Pestalozzinatur* 一字，曾見譯作「裴斯塔洛齊性格」意思是裴斯塔洛齊的精神恰好象徵教育者性格的最純真的形式。究竟這種性格具體指些什麼而言，可將裴斯塔洛齊一生的事業和精神，深切體驗，細加審諦，自然融會領悟，這是最適當的門徑。德國柏林大學哲學及教育學教授斯普蘭格 (*Edward Sprunger*) 在所著「人生之型式」 (*Lebensformen*) 一書第二編第五章裏，曾將這種性格加以詳備明暢的敘述，他亦確信裴斯塔洛齊是教育精神千古難遇的代表人物。本章即據斯普蘭格所述，略加闡釋，藉供參證。從「裴斯塔洛齊性格」了解教育精神，進而探究教育的意義，這是思想應趨之歸結。其實，明瞭教育的意義，實在是把教育精神不可少的一個補充。

因此，本章將教育的意義一節殿後。

一 裴斯塔洛齊的精神

「誰能够找到一顆心的，來這裏找吧！」在海爾巴德一段評贊裴斯塔洛齊的文字裏有這樣一句話。海爾巴德說：在其他各方面，裴斯塔洛齊一望而知是一個充滿了愛和友善的人，他是那樣富於人性地接待一切。見面第一句話，他彷彿向你說：「誰能够找到一顆心的，來這裏找吧！」裴斯塔洛齊自己也說：「我之所以爲我，便是在我裏面的這一顆心。」他爲愛而生，爲愛而活，爲愛而死。他的漫長艱苦的一生，在人間寫出了一個愛字。

「向着一個目的，這目的他無非僅是忖度着，並不清楚的，可是憑他一股力量充沛而不可抑制的衝動——對於窮苦被遺的人們的愛——向着這目的而奮鬥。這個不知的，卻是確定而不變的嚮導，引着他的生命經過了沉沉的黑夜，直到他一生的黃昏時際，他的至誠的精神上的發明給了他皇冠，這榮譽遠超過他以前最大膽的期望。」

「他只是願意幫助人們。他的發明，待發展到最完全的狀況，可以提高平民的地位，消滅平民和知識階級之間的一切差別，建立全民的教育，以替代一般人所企求的平民教育，並且確實能夠幫助全體人民，全體人類從眼前苦痛的深淵之中超度出去。」這是一八〇八年菲希德在柏林講「告德意志國民」裏的一段話。恰好菲希德在柏林發表講演的時候，裴斯塔洛齊在伊佛登的事業正是如日方中，博得各方好評，引起廣泛的敬仰。他也照例發表了一篇重要的新年演說，其中充分表現了他的虛懷若谷的襟抱和至誠純樸的願望。他說：

「在一切日常的工作上我是過分軟弱了。對於每一件事都不安定，每一個危險都不謹慎，幾乎每一項決定都不智慧，幾乎每一件要我判斷的事都不妥當，不靈便，很呆板。卻是我一再所遭遇的情境也都需要高度的專心，最大的謹慎，最深的智慧，以及最完全的能力和機警，這些在人世上是永遠需要的。此外對我有幫助的只有我的愛心，和我對於善的可能的最大的實現的期望……假使我的工作仍然存在，惟有依賴上帝的援助。除出上帝，朋友們，便是你們對這工作所表現的大愛、大忠、大信……」

裴斯塔洛齊像一個古代以色列人的先知，眼見着人民大衆在苦難憂患之中的慘淡顏色，貧窮、暴力、欺詐、專橫和戰爭不斷地摧毀人民，他說：「各種的理想經過我的心靈……在我的夢裏，我以為愛，最後終會壓倒戰爭而愉快……」

他的充沛涵蓋無盡無竭的愛，決定了他最神聖而艱巨的事業——「為兒童而生存。」

## 二 教育精神的範型

「為兒童而生存，」這是說自身的生命意義和價值已經單獨無從表現，無從確定的了，必須在兒童生命的花果上才見到自身生命的繁麗和秀潔。藝術家沒有了美，便沒有了他自己。學問家沒有了真，也沒有了他自己。宗教家沒有了上帝，還能由他自己嗎？教育家沒有了愛，他自己也不能生存的了。為了愛，他必須和別的弱小的、幼稚的以至於不幸的生命合而為一，惟有這樣，他自己的生命才會有意義，有價值。

裴斯塔洛齊的「一切為人，無有為己」的精神，不在愛的完全境界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在完

全的愛之中小我是消失了。自我感覺和相互感覺，自我保存和自我犧牲等等的對立，都無形中消除了。真的我，已經超我而存在，這個「超我」涵育在對象之中而日益豐美。

爲愛而生存的人，他自身生命的價值存之於愛的對象，他設身處地的爲對象着想，爲對象打算。「己飢己渴，」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正表示着愛的充沛。愛的對象愈陷入於悲苦、貧乏、罪惡、病態的狀況，需要的愛也愈迫切愈深刻，在爲愛而生存的人也是愈謙卑、愈懇摯、愈迫不及待的要赴湯蹈火。」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這幾希之間便放射了人之所以爲人的一大神祕之閃光。甘地在非力司村辦學校的時候，因爲學生犯罪墮落，甘地會以絕食一週替代誥誡，犯罪學生無不懺悔誠服。甘地的愛永遠活在這幾個學生心裏，在這裏甘地自身生命的崇高的價值也確定了。

愛與知識不盡相容。知識往往令人倨傲，而愛只會使人謙卑。基督教裏有一句話：「愛耶穌勝於有廣博的知識。」知識的標準是公正。愛而能公正，那是極難的。所謂公正，必須有客觀的了解和一般適用的原則。樊遲向孔子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疑而不達。朱晦庵在語



錄裏說：「愛人則無所不愛，知人則便有分別，兩個意思自相反了，故疑之。」在愛的人的目光裏，被愛的一切總是善的合理的。用理智的尺度去量衡，愛是盲目的。愛只注重積極方面，消極方面是不在意的。智慧的光過分強烈的時候，愛避開了。戰爭可以包容智慧的成分，可是與愛是不相容的。科學和政治的無情，因為愛消失了緣故。理智和愛是一種悲劇性的衝突。

經濟和愛也不能相容。自我保存和自我犧牲正是恰恰相反。人爲了滿足一己的需要而有所欲求，還能夠爲別人生存嗎？由無我的動機而起的犧牲，這是和經濟原則不相容的。愛與貧窮不能分離。「爲仁不富」是一條真實的信條。飯道虔修的高僧，衣鉢而外，一無長物，因爲心之所在，也是他的財寶的所在。裴斯塔洛齊在新莊經營農事失敗之後，經濟瀕於極度困窘，他反而招集窮苦孩子從事教育。常人不覺察他的物質生活破產了，而他的愛正在擴展，所以一面是親友的非議和譏刺，一面正是他心安理得的時候呵！

美的追求與滿足和愛更不相近，除出二者的緊張狀態之外，男女的戀愛便是屬於前者。戀愛是起於傾慕對象的美和溫情，所欲求的是陶醉與欣賞。後者，我們可以稱它社會的愛，是起於對象

的未形成的心裏所蘊藏着的無限的價值，自己的一切則置之度外，狹隘的一己的幸福很輕易地爲對象無條件地犧牲。他直接見到生命的崇高和聖潔，他並非卑視其它一切，實在是他已經見不到那些了。托爾斯泰到達了這個境界。東方人護生的觀念，將愛的範圍從人的生命又擴充到鳥獸蟲魚等一切動物，以至於一切生物。護生便是護心。托爾斯泰說：「天國是在人心裏。」這是把愛擴展到至大的範圍去了。以美爲對象的藝術的愛和社會的愛的分別更可以舉兩類的教師作爲比較。一類是較爲狹窄的，他們在教學上感覺兒童或青年的才智或儀態的美，由此得到欣賞和樂意，當然也有或多或少的教育上成效，可是極有限度，並且常常不免是比較膚淺的。另一類正好是裴斯塔洛齊所具體表現的，他所注意的是兒童的蘊藏極富而發展無盡的心，特別是那些爲苦難、貧窮、殘暴所磨折着的兒童，除出扶助救拔他們，讓他們的心能夠向着至高的完美境界發展而外，其他一切他是無所需求的了。

權力和愛更相互排斥。除出愛的力量，任何其他法律政治的力量在愛的人是不知也不求的。法律的森嚴的權威屏絕一切的例外，這與知識的求真相近，和愛的心境正相敵對。因此，愛的極致

在政治方面往往成爲無政府主義。愛是只着眼在心靈的無盡的發展，無止的活潑，它是不關心生活的條件和一切實際的效果的。純粹的愛，一股心靈的無盡不絕的潛流，絕不考慮，絕不計劃，使這力量在經濟、政治、學術的場合裏成爲一個指導的力量。所謂「一視同仁」和「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所表示的平等觀念，也不是由於理智的思考而來的政治上的平等。愛所要求的平等不是指法律、財產、教育和社會地位等的平等，一則它根本不計慮這些，二則它更不以爲這些平等是真正幸福的源泉。愛，假使要求什麼結果，只需要至高的幸福——被愛，當然這也是並不希求而自然得來的報酬。裴斯塔洛齊死後才漸漸收到他的愛果，耶穌和釋迦牟尼都與政治無關。他們的力量從他們的愛而發生，他們極不要求什麼政治的權力。聖經上說，「你首先須尋求天國和正義，這些才會賜幸福給你。」天國便是愛的精神發展到完全華美的境界。學問家、藝術家、政治家和經濟家，他們也可能具有社會的愛的傾向，可是他們的愛是視爲達到知識和美、權力和效用的手段，他們難能有純粹的愛。純粹的愛首先和對方的心靈直接接觸，其他一切都成爲次要的了，愛不是手段，它本身是目的。要能愛人，惟有無我。必須要能「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我是意、必、固的最後結局。朱晦

庵說：「起於意，遂於必，當於固，成於我。」又說：「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能絕此四者，愛方始可能。知識和美、權力和效用決不能絕此四者，因此，純粹的社會的愛根本是難以自生產的。

對於同伴和幼小份子的愛的感覺，合羣本能和共同感覺，這些對於同類的興趣在其他動物裏也可以見到，卻是這些動物的本能不能上臻於特殊的精神境界。不能昇華到至高的境界，無論它一時的表現何等的強烈，可是起伏無定，隨時生滅，終不能有一個確定的發展的趨向，因此它的價值也不確定。人類的社會性，在它發展到至高的境界，我們稱之為愛。這愛原於這樣一個堅定的信念：生命的一切是相關聯的，甚至於原本便只是一個生命。這基於生命全體的愛是宗教性質的。提及愛，我們便立刻想及心靈，心靈是觸及整個生命，特別是生命的意義和價值，這顯然是進入宗教的領域了。柏拉圖將愛的發展，看作自男女的戀愛為始，由肉體到心靈，由單一到全體，由全體到精神的價值本身，最後由價值本身到上帝。基督教的愛也有個發展的程序，先由母愛到友愛，再擴充到對人類和一切生物的愛，最後達於上帝，所以愛的發展的絕致，自然和宗教接連了。

宗教的心理歷程約略這樣：第一、對於活的心靈的崇敬，這是愛的源泉。宇宙意義惟有在這樣的愛裏才體驗得最真切最深湛。次之，將這宇宙意義象徵為客觀的一大人格，它的至大的能力便是愛。然後，人發現自己涵育在這至高至大的愛裏，在宇宙意義之中他感覺自己是這般的安全。最後，他深深愛這宇宙意義，即生命全體，亦即上帝，正如他只能由此感覺人生的最高價值一般。因此我們可以將這基於宗教體驗的最後的精神結構，歸結為這樣一個公式：上帝便是愛。歷史上富具有愛心的人物，像耶穌、釋迦牟尼、孔子和墨翟等等，不但他們本身說明了這生命的意義，他們並且為人類蓄積了那樣豐富的愛的資源，使後人在道德的體驗裏能夠常常藉之以自新。

上帝的愛超越了我們有限的理智，我們不求認識，只是敬仰它的偉大。上帝成為天父，我們人都是他的孩子，我們大家又都是同胞，由此發展而為神話。神話是原於一種社會觀，並非宇宙觀的換言之，神話並不能用知識去評衡其價值的，而是由一切生命相互關聯的價值經驗而產生的種種象徵。這對於一切生命相互關聯的價值經驗是認識生命的崇高，心靈和社會的基礎。在這方面斐斯塔洛齊的感覺和了解可以說是最深切著明的了，家屬關係他認為是最重要最完美的關係。

他說：「上帝是人最近的親屬。」他認為惟有父母與子女的關係，才能適當的象徵上帝與人的關係。父母與子女，上帝和人，他們的關係只是愛。

### 三 愛的動機

有些人愛人是爲了要授人以知識，有些人是爲了要助人以經濟，有些人是爲了引導人作美的領受和欣賞，更有的人是爲了一種宗教的使命，例如彌賽亞，只是宣導靈魂的永遠超度。這各類人的愛的動機是由於助人的願望以達到知識、經濟、藝術和宗教的目的，還是對於被愛的人的心靈本身價值的崇敬，常是不易分辨。卻是愛的最純粹的動機，是承認他人心靈本身的價值高於其他一切價值，這樣的愛才能不顧一切，捨棄一切，傾全心於愛的對象。裴斯塔洛齊便是從這愛的純粹動機而出發，經由助人的意志引導到各種理智的思考。非希德便不同了，他是由於政治上的秩序意志以及理論上發明的愉快而發生各種的社會觀念。因此我們須分別一個人先給人以光明而後再加以指導的呢，還是先給人以指導而後方有光明的呢。最後的結果或者相同，而他們的動機

卻很有歧異。爲社會謀秩序，爲他人謀福利，不能算是愛的最大動機，因爲秩序和福利不過限於生活或經濟的範圍而已。承認生命本身的價值以及他人的這種價值的可能性才是最大的動機，因爲惟有活潑潑的心靈才具有最高價值，其他一切價值都從這個源泉流出。一個完全愛人的人，他只見到他人心靈的最高價值，捨棄一切，忘懷自己，完全與人合而爲一。

愛人是否包括貶抑自己的動機，從心理上看，確是如此。可是以個人自身價值的犧牲去促進他人的生命價值，這還是一種狹窄的看法。真正的愛同時是自身價值的提高。承認他人的生命價值同時是自我的充實，所以每一個貶抑自己的行動其實是提高自己。愛的人只是謙卑犧牲，表面上似乎矛盾，實際上是超拔自己和提高自己的生命價值，這並且是絕無止境的。因此，明確地說，愛的真正動機是擴展自己，消除小我，生存於被愛的生命價值之中。一個以愛爲生命中心的人，他的一切活動着眼於他人，惟有這樣，或許完全是無意的，他才感覺到至高無上的幸福。愛使他得到最大的富足和平安，除此以外，他絕對無所他求。這個人生最高價值的實現，不僅有着一種特殊的動機，而且包含着一种獨特而嚴密的道德系統。

社會行爲之所以能够充分完成它的道德意義，惟有這種行爲成爲心靈的永恆的趨向。暫時的同情不成其爲道德。要達到道德的目的，必須具備一種獨特的自動的責任心。這責任心從社會活動中引釋出它自身的理則。受着責任心的指引，永遠在心靈上爲他人謀幸福的道德趨向，我們稱之謂忠。個人的動機使是效忠。周語說：「中能應外，忠也。」大戴記小辨說：「知忠必知中。」又說：「內思畢心曰知中。」內思畢心正是朱晦庵所謂盡心。知中是以自己虛靈不昧的心，體驗出生命的至高價值。中能應外便是以己及人。惟有中能應外才成爲忠。沒有自己，不會認識生命的至高價值所在的心。沒有他人，不能使他自身價值得到無限的超拔。中能應外，以己及人，這種人已合一的境界，惟有在愛和忠的經驗裏才充分而完全。教育的純粹形式也必須在這境界裏才能見到。孔子贊美顏淵說：「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這是孔子直見了顏淵敏慧活潑的心靈無盡發展的可能。互鄉的童子，習於不善，來見孔子，弟子們不免疑惑，彷彿說：「這樣的人還能教嗎？」孔子說：「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意思是我希望他進而爲善，不望他退而爲不善。這許可，這希望，弟子們見不到，卻是孔子見到了。分野便在前面所說是否先給人以光明，而後再加以指導。先給人以光明不是



徒然的希望，而是看透心靈崇高的價值；能够設身處地以顏淵和童子之心爲心，至於顏淵和童子的智愚賢不肖的分別，這時已經見不到了，見到的只是他們進入光明的無限的可能。顏淵和童子的實例正好是「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的最好的註釋。一個盡己的人，一個愛人的人，他看見的只是心靈的無盡不竭的發展，而油然而興起一種責任的感覺。一切的教誨都從這「見其進」的動機，與中能應外的忠而出發。

#### 四 愛的形式

因爲各種情境的不同，愛的形式因之亦多差別。最完全而足爲範型的一種是母愛。母愛不僅由於本能，而是愛的本能已成爲組織整個人格的意志，因而深入於生活的神祕領域。在母愛中，愛者與被愛者完全合而爲一，苦痛與幸福雜糅一起，簡直無辭足以形容其崇高與偉大。聖母瑪利亞是人類神祕的最偉大的代表。

教師的愛在形式上接近於母愛，同樣深入於精神領域，是一種以文化關係替代血統關係的

愛。母愛以血統爲基礎，教師的愛以文化爲基礎。師生在最正常最純粹的關係之中是一種絕對的和諧之美。這種關係以孔子和顏淵爲最適當的代表。

血統關係可以逐漸擴充，以至於「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無限廣大範圍，而延及動物界或生物界。文化關係也可以昇華到微妙精粹的精神境界。耶穌教徒的博愛觀念屬於前者，爲國家，爲民族，爲朋友捨身就義，殺身成仁的愛屬於後者。

愛的動機既在對於他人心靈上一種潛在價值的認識，那末，否認或仇視他人的這種價值便是恨。有的恨恰好是愛的反面，是一種病態心理的表現，如禍及被恨者的子女家人以至於五族的暴虐刑罰，和戰爭中殺戮無辜的婦孺，這種恨本身是一個大惡。另有一種恨，恨的對象是一種破壞他人心靈上潛在價值的力量。正如俗語說：「愛之深，不覺責之嚴。」愛是愛其人，責是對於破壞其人的惡而言。愈是承認他人心靈上的潛在價值，愈是關心他人向善的發展。這種恨的感覺愈敏銳愈深刻；一旦所恨的惡消解了，欣慰愉快之情也愈激越愈雋永。所以這種恨，在實質上仍然是愛，而且也是積極的愛。孔子說：「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惡同是向着被愛的人的善的方面着想，好

是直接向着善的本身，惡是向着侵害善的惡。因此，惟有愛人的人，由於他的愛，好惡才能「公正」。——「公正」是程子用的解釋（見論語集註）。朱晦庵在語錄裏剖析得極爲分明。他說：「程子只着個公正兩字解，這處怕人理會不得，故以無私心解公字，好惡當於理解正字。有人好惡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好惡又未必當於理。」好惡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的情形很常見。重視法律的人，恨惡人對於法律的破壞，浸潤於美感的人，恨惡一切的醜，人的面貌、儀態、舉止、行動的醜，當然也在被惡之例。潛心求真的學者，恨惡一切的混淆與錯誤。虔誠敬修的教徒，與僧侶恨惡一切的罪孽與瀆神。這種種的恨惡，在各自特殊的範圍以內，都是當於理，卻是不能說沒有私心。私心是從有我而起。愛人的人，沒有我，破除了「意必固我」的桎梏，完全設身處地以他人之心爲心，所以好惡才能真正當於理。正因爲愛，不僅無私心，去小我，愛還須積極的承認和扶助他人，心靈上無盡發展的價值，僅是無私心，當然很可能未必當於理。惟有仁者，他一方面破除小我，一方面積極在他人心靈上發揮和增長生命的價值與意義，他才真能辨別出與此價值或意義相悖逆的惡，恨無非亦是積極要求伸展生命的價值與意義。離開愛的恨，充滿了肅殺殘酷，它本身便是惡。

愛愈是純潔，愈是誠切，往往只注視善的和積極的方面，惡常是被疏忽而不暇計及。即使見到了惡，也惟有更加用力在愛上面，只圖用愛去消解惡。母親的愛如此。偉大的教師，如裴斯塔洛齊、托爾斯泰和甘地等也都是如此。托爾斯泰說：「要發現惡的根源，正如要發現世界的來源一樣是一件蠢事。我們的事不是要知道惡從那裏來，而是要知道怎樣和它奮鬥，怎樣用我們的愛。」在愛極其充沛活躍的時候，甚至於有意避開了惡，只注視善的發展。後漢書載淳于恭看見有人在偷割穀子，他生怕偷穀的人見了慚愧，便伏在草裏，待那人去了，才起來。從經濟上想，從一般行為的標準上想，淳于恭這舉動簡直是可笑的。可是從那像靈犀一點的善心上想，淳于恭所肯定的心靈的無上價值，千餘年後還令人發生無限的企嚮，那裏是區區的財物和形式的行為規律所能比擬的啊！

## 五 教育的意義

母親的愛與血統不能分離，教師的愛與文化不能分離。教師愛心靈，也愛文化，他的目的是使已成的文化在未發展的心靈裏重新形成，重新創造。因此教師一面是向着生長中的心靈及其各

種未發展的價值的可能性，一面是向着生命本身的價值和意義，他尋求這些價值和意義在青年的心靈中發展成純粹而豐美的形式。青年的心靈需要成熟的文化的培養，成熟的文化需要青年的活力的滋潤。教師的愛助成二者的結合，使青年和文化臻於「日日新，又日新」的境界。

政治家、宣教師和藝術家，他們的工作都可能給人精神上深厚的影響。他們的工作是一種直接的文化創造。他們自身有着富厚的文化創造力，憑着他們各自的特殊的精神活動，從他們的主觀上創造出各種客觀的價值——文化。這些價值同樣為他人所了解、欣賞和發揮。他們的活動線索是從主觀而達於客觀。教育的工作恰恰相反。教育家充滿了對於心靈的崇敬和愛，他同時涵育在各種已經形成了的客觀價值——文化——之內。即使他自己沒有什麼創造力，可是他努力將這些客觀價值轉變為主觀的精神生活和經驗。他所願望的只是在正在發展中的心靈裏激發各種的客觀價值，使生命去經驗這些價值，而達到獨立自主的人格的形成，因此教育家的活動是從客觀而達於主觀。

文化生活的進展靠着兩種不同而相等重要的活動。其一是文化的創造，藉此在精神領域裏

才能不絕的有新的發展。其二是文化的傳遞，藉此在精神領域裏新汁液的運行才能保持不絕。文化的創造是從主觀到客觀，文化的傳遞是從客觀到主觀。教育便是文化的傳遞，它使生長着的心靈保持永遠的活潑。

可是傳遞若只限於某種特殊的文化，或文化的某一方面，它的影響尤其量只限於某一方面，嚴格的說，教育的意義是不存在的。例如，一個劇本的成功也可以稱之謂教育，因為它亦使某一項創造的文化和一些接受的心靈相結合。可是教育是要普及於深入於人的心靈。教育不但使心靈與文化相結合，而是要使之接受整個文化生活的全部意義。因此教育不單純是文化的傳遞，而是在他人心靈上一種價值傾向的創造。教育是一種意志，這意志由愛施諸他人的心靈，對於人生全部價值的接受性和價值的形成力，使之主觀地發展。

這樣說，文化的傳遞當然不能解釋做客觀文化一代一代的相承接相遞續。所謂傳遞，主要的是要使青年對於已存文化得到一個親切的了解，並激發青年對於文化的一種純粹的意志。教育不僅要傳遞各種客觀的真理，而是加強對於真理本身的意志；不僅要熟習各種已有的生活技術，

而是要培養發展技術的能力和發明；不僅要對國家能够效忠，而且忠於進步的政治觀念和道德，以及培養對於公正而真實的國家的意志。因此，已存文化和生活意義的傳遞誠然是教育的任務，可是它主要的任務還是在發展的心靈之中培養重視對於至高意義的純潔而自動的探求。所以教育的意義可以這樣說：教育是在發展中的個人形成其品格的文化活動。這種活動實現於某種純粹而有價值的文化中，它的終極目標是在激發自動的對於文化之理想的意志。自來偉大的教師，像孔子和蘇格拉底，他們所顯示的成就，便是他們自身涵育在健碩豐美的文化之中，以充沛無盡的愛誘導成長中的心靈形成獨特而理想的人格，使被教育的「下學而上達」，「成己以成物」。

教育的意義從愛的施受之間去看，更可以使我們得到一個清晰的了解。大體上，教師是施愛，學生是被愛。施愛者正如「春蠶至死絲方盡」，他內心充滿了理想的價值，不厭也不倦的要使被愛者的生命更充實，更豐美，更理想。孔子說他自己：「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在顏淵心目中的孔子又是「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這種「高不可及，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爲象」的情狀，是被愛者深深體驗到施愛者所包容涵育着的價值。

的無窮盡無方體。同時在被愛者自身所感覺到的是「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矣。」朱晦庵說：「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深，而又無所用其力也。」欲罷不能是悅之深，既竭吾才是力之盡，所見益深是如有所立卓爾：到此地步，所見的真，是深邃峻絕，不可模擬，卻是又無所用其力，到了「雖欲從之，末由也矣」的情狀。惟其如此，施愛者與被愛者之間彷彿終有距離，不能接近，可是被愛者抵死要消除這點距離，終於形成了他自己，創造了新的價值，新的意義。換言之，所傳遞的客觀文化，至此才形成了主觀的價值和意義。客觀的具體的材料轉變成為抽象的形式的能力，所變化的是整個的心靈和生活的全體。

愛的施受當然也不是絕對的，施愛者同時被愛，被愛者同時施愛。到了教育的極致往往往是愛的交流。孔子說：「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孔子從顏淵的發明上見到了他的成就，顏淵自身的發明轉而又發生了對他人的影響。孔子問子貢比顏淵怎樣，子貢說：「賜也何敢望回也？聞一知十，賜也聞一知二。」孔子說：「弗如也，吾與汝弗如也。」這謙遜是孔子愛心的充沛。可是顏淵的成就和發明確是也成爲愛的精神之所在，這愛也有施的作用，受的



不必是不及他的子貢，孔子也在內。理想的教育是愛的的施受達到平衡的狀態，施受之間發生了和諧之美，正如孔子所說教育的順序是「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教師與學生，文化與心靈到達了音樂的和諧的程度，教育的意義才充分的顯現了。

## 第六章 裴斯塔洛齊的影響

### 一 引言

十八世紀是一個爲個人的心靈和生活謀解放的世紀。整個歐洲只有一個思想——解放，整個思想也只有一個趨向——解放。教育是解放潮流之中一件極實際的工作，因此當時的思想家，沒有一個不是或多或少的注意這個問題。盧梭是一個極實際的天才，愛彌兒從他的筆下流出，是一件極自然的事。他在「懺悔錄」裏說，愛彌兒這本書經過二十年的思索，三年的工作才完成的。康德說，這是在任何一個作家，任何一個時代，任何一個國家所從來不曾見過的。這位虔敬冷靜的哲學家，對盧梭所發揮的奇突反常的思想而驚異之後，他說：「我願意把這本書，讀了再讀，直到他的辭藻的繁麗不再影響我爲止，惟有這樣，才能用我的理智去判斷它。」愛彌兒書裏，流溢着濃鬱

的感情，無窮的活力，一半是小說，一半是隨筆，千言一語，要謀人的解放。這書發表以後的二十五年之間，法文教育書籍的出版，兩倍於十八世紀前面六十年間所出版的。

盧梭是一個生於日內瓦，住在巴黎的瑞士人。他所激起的以教育謀解放的熱情，恰好又是另一個瑞士人裴斯塔洛齊繼承下去。他前後五十年實際的努力，三十年在瑞士的德語區域，二十年在法語區域。瑞士在當時是歐洲政治的舞台，在這個舞台上表演這個教育改造的劇本，地點上實在是再適當不過了。

從世紀、淵源和地點等方面去看裴斯塔洛齊的影響，對於他的貢獻，既可以認識清楚，對於他的評價更不至於錯誤。在時代上，他是一個孩子。在淵源上，他是一個追隨盧梭的信徒。在地點上，極自然地使他發生國際的影響。法國教育史家裴派亞說：「整個歐洲，無論南北，幾乎沒有一個地方不受到裴斯塔洛齊的影響。一間接原因固然由於當時時代潮流的關係，直接原因還是在部格都夫和伊佛登學校裏，不斷地有各國青年去求學的關係。又因為裴斯塔洛齊用的是德語，當時特別是普魯士，分外熱忱於他的事業和理想，推行的努力遠勝於瑞士；大陸上的響影，間接又自德國傳

播開去，所以更見得廣泛。

繼承盧梭的自然主義，裴斯塔洛齊將教育和心理溝通起來，他開始提出教育心理化的口號。教學方法所以能成爲一個研究的對象，自此而起。他又深信社會的改進，應在教育上努力；從他以後，教育的社會意義，才引起政治家改造家的真切注意。教育的心理的和社會的兩大趨勢，發展到目前，已蔚爲大觀。我們對於裴斯塔洛齊所直接影響到的各方面，如幼稚教育、勞動教育、教學方法和師範教育等，自須有所認識，以明近代初等教育發展之由來。

裴斯塔洛齊畢生偉大的成就，在於他精神的感召。誠如曾子所說：「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他可以當之無愧。他所給當世以及後人的影響，美國教育史家格累夫斯（Griffith）有一句很扼要的話，他說：「事實上，裴斯塔洛齊的方法，無論何時，一經固定不變，其效即微。無論何地，若是他的精神一旦存在，那末，必然產生最智慧的實施。」他又告訴我們：十九世紀，裴斯塔洛齊的理想，向各地傳播，而他的方法則成爲許多改造的依據。時間逐漸過去，他的工作不斷地發生更大的意義。我們觀察一下，海爾巴德和福祿培爾的工作，便可以看出近代教育是如何的仰

賴於他的賜惠呵！

## 二 幼稚教育

提起幼稚教育，便會立刻想到福祿培爾（一七八二——一八五二）。福祿培爾之所以能够享受「沒有書本的幼童學校」——幼稚園——的創設者的盛譽，是他的天才使然。可是他的天才的發展，即是他自己也感謝裴斯塔洛齊。二十三歲（一八〇五）正在學習建築，有一個裴斯塔洛齊的信徒，格魯諾（Gruner），告訴他：「你很可能做一個教師。」於是他便在格魯諾所辦的弗蘭克福模範學校（Frankfurt Model School）開始他的終身事業，他覺得自己「快活得像水裏的魚，空中的鳥。」不久他便看了裴斯塔洛齊的著作。那年八月底，暑假開始，他自德國梅因河畔的弗蘭克福，徒步走到伊佛登，在那裏居留二週。三年以後（一八〇八），他做三個兒童的家庭教師，索興把他們帶到伊佛登，住在學校鄰近，達二年之久。他說那是他一生的一個光輝時期。他兩次到伊佛登，並不滿足，可是充分激發了他的志趣。他說：「裴斯塔洛齊激勵人的心靈，使人能够享受崇

高的生活只是他既不會找到正確的途徑，也還沒有什麼方法去達到他的目的。」從他在一八二六年所出「人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Man)一書裏不絕地懷念着裴斯塔洛齊，以及他在這書裏所揭櫫的「讓我們和孩子們在同情之中共同生活」一句話，可以看出他受裴斯塔洛齊的影響是很不淺的。

在理論方面，他們兩人的相同之點很多，我們可以特別注意他們的異點。裴斯塔洛齊所重視的語言、形式和數量三種認知的活動，福祿培爾又加上遊戲一種，他竭力推重遊戲在兒童生活上和精神上的價值，這顯然是進步。裴斯塔洛齊重視兒童的精神生活——愛和信，福祿培爾把精神看做是絕對的，帶上神祕的色彩，這是受了當時黑格爾唯心論哲學的影響，遠不如裴斯塔洛齊思想的樸素了。此外，裴斯塔洛齊注重練習，注重力行，原則的抽釋，則讓它自然。福祿培爾主張，必須由觀察和經驗之中，歸納原則，他的教法又往往是這些原則的應用，所以他特別重視兒童創造力的發展。一八〇三年裴斯塔洛齊出版「母親的書」，四十年以後（一八四四）福祿培爾的「母親嬰兒唱歌集」(Mother and Baby's Songs)問世，同是注重兒童的感覺訓練，可是前者重的是

各種名詞，後者則將詩與歌，看圖與唱歌合而爲一。福祿培爾是更深入於幼童心理的觀察。他幼稚教育爲嬰兒、幼童和兒童等三個時期，嬰兒重在養（nurture），幼童重在育（education），兒童重在教（instruction）。他認爲各期各有其特點。幼童期正當兒童的感官肢體發展相當成熟，嬰兒期自此終止。在嬰兒期，兒童的心是未分化的一個整體。到幼童期，因爲語言開始，逐漸有內心外發的表現，遊戲是內心外發的主要活動。一八三七年他創設幼稚園，這是幼童的遊戲學校。裴斯塔洛齊認爲幼童不可以離開家庭，最好的教師是母親，福祿培爾則自兒童心理的觀察，另外倡設了一個幼童之家。

裴斯塔洛齊對於幼稚教育，還有他自己的貢獻。例如他給英國格利夫斯（J. P. Greaves）論幼稚教育的信件（Letters on Early Education），一八二七年英譯初版，一八五〇——一八五一年再版。在這些信件裏，裴斯塔洛齊力主重視兒童精神的發展，他的唯心思想充分表達。（見本書第四章第五節。）英國拉斯克（Robert R. Rusk）說，從這些信件裏，可以看到裴斯塔洛齊的思想，怎樣轉變爲福祿培爾的理論與實際。

一七八七年德人諦德曼 (Dietrich Tiedemann) 發表觀察嬰兒發展的紀錄，被稱爲近代兒童心理學的開創。那時距裴斯塔洛齊爲其子約克記日記不過十二年。

### 三 勞動教育

裴斯塔洛齊一生最困苦的時期是一七七四年以後，在新莊嘗試貧兒勞動教育的五年，他的理想藉「賢伉儷」一書得以傳播，他的慈祥崇偉的懷抱，早在他生前已經發揚光大。耶穌說：「凡爲我喪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比利時天主教教育學者德賀夫 (De Hovre) 將裴斯塔洛齊比之於愛貧兒的偉大信徒，如聖法蘭西斯 (St. Francis)，聖文遜特 (St. Vincent) 及唐善斯科 (Don Bosco)，這幾個人在天主教裏都是濟貧扶幼，地位崇絕，一般教徒，奉爲先聖，很少人可與之相比擬的。裴斯塔洛齊歷代信奉新教，其精神竟爲異教信徒推崇若此，實是殊榮。他在救助貧兒方面所發生的影響，傳播很快，卽在今日，也仍然富有新鮮的意味。

首先推行他的貧兒勞動教育的，是伯爾尼的貴族斐楞堡。他的母親賢淑而虔信宗教，曾對他



說：「富人是儘够有人幫助，你應該多多扶助貧民。」他的父親是當時瑞士一個高級官吏，深慕斐斯塔洛齊的爲人。斐楞堡在林菲爾（Hofwyl）的試驗，達三十八年之久（一八〇六——一八四四）。他辦理的農村學校，所招收的兒童盡是極窮苦而墮落的，先訓練年長的從事實際的農作，再將幼小的兒童分配給他們做學徒。學校成爲一個大規模的農家。每天只有極少的時間在室內學習。大部份的知識都是從勞作上得來的，例如一面耕種，一面收集植物和土壤的標本，有時便在田間聚集討論。除出耕耘灌溉之外，又習木工、金工、做衣、製鞋、理髮等各種學習，各種的工場也都齊備。對於以後準備做鄉村學校教師的學生，在受同樣的勞動訓練。另外又有一部份專收中上階級的子弟，使他們也習於勞作，不至和生產隔絕。英國的奧文（Robert Owen）曾經送他的兩個兒子，到那裏學習。斐楞堡的試驗，不久便推行於瑞士各地，一八五二年全國二十二州，每州已經至少有一所這樣的學校，對於貧兒教育產生了極顯著的成效。

在德國，最著名而有成績的做效，是一八三三年在漢保附近所辦的「貧兒救濟所」（House of Redemption），招收流浪兒童，施以勞動教育，辦理的成績竟使這種學校後來便列入德國學

制，稱爲補習學校 (Fortbildungsschulen 或 continuation-schools)。

英國的初等教育史上，一八三三年政府撥款建築小學校舍，和一八三九年國會成立教育委員會 (The Committee of Privy Council on Education) 是二件大事。委員會第一任祕書凱博士 (Dr. Kay) 後稱 Sir James Kay-Shuttleworth，曾被尊爲英國近代教育的創建者，他在就職之後，到大陸參觀，瑞士的貧兒教育設施，特別引起他的注意。他看了赫菲爾訓練鄉村學校教師的辦法，注重簡單的生活，求知與勞作合而爲一，非常贊同。一八四〇年英國的勃塔西 (Butter-ness) 師範學校便由他創立。學校完全像一份農家，他自己也住在校裏和學生共同生活。同年，教育委員會開始發表年報 (Minutes)，在第二卷裏，凱博士介紹斐斯塔洛齊的教法，尤以感覺訓練和語文教學爲例。年報的文字大都是勃塔西學校教師所寫，介紹的教法也都經過實地的試用。到一八四五年由國教會 (The Church) 所辦的同樣的師範學校已達二十二所，其中以勃塔西爲最大，有學生七十一人。一八三三年以後，英國各地，私人所辦救濟貧兒的學校，爲數不少，種類亦多。其中完全做效赫菲爾的辦法的，有伊林格魯夫 (Ealing Grove) 地方拜崙夫人 (Lady Noel)

Byron) 所捐助辦理的一所，當時也極著名。其時正當英國工廠興起，社會發生劇變，流浪兒童遍地皆是，教會和私人團體紛紛嘗試各種救濟的方法，斐斯塔洛齊和斐楞堡的思想與辦法，很自然地引起一般人的注意。

十九世紀初年自美國去瑞士參觀教育的人士，返國以後，參觀報告不絕地在雜誌上發表。據當時美國教育年報 (American Annals of Education) 的主編巴納德 (Henry Barnard) 說，關於赫菲爾的報告便有一百多個，其中以胡特勃烈其 (Woodbridge) 的最為詳盡，且對於創立者的精神亦有極好的敘述。可是實際上，勞動教育最初在美國的影響，只發生於高教級育方面，一種無非是在普通學校裏藉此增加學生的體力活動，另一種是供給貧寒學生的工讀機會，大概自一八二五年以後的二十五年之間，這種風氣很流行。像赫菲爾那樣為教育的目的而辦的勞動學校，始自一八五六年俄海俄 (Ohio) 州蘭開斯忒 (Lancaster) 地方所辦的男童勞動學校，完全做效農家的格式，實施農事和各種工作的教育。監獄裏罪犯所做的工作，原來都是些懲罰性質的操作，不久也受了勞動學校的影響，逐漸改為農業、園藝、紡織、木工、金工、印刷等等，因此，也發生了教育

的意義。

裴斯塔洛齊以勞動教育，使貧兒自立自養的思想，推行的結果，在教育流浪兒童、聾啞、殘廢和監獄罪犯都發生了積極的影響。即此一端，福澤廣被於病態的社會，遺惠於墮落無援的人們，他的慈心已够可感謝的了。他後來在斯湯支的實施，更重視勞動本身的價值，不但藉此學習技術和知識，並且訓練兒童勤勞、精敏、有計畫、重條理等重要的品性。德國近代教育家凱興斯泰納 (Kaiserschtein) 提創工作學校 (Arbeitschule)，不遺餘力。他的天賦和造詣，深為當世所推重，貢獻亦極可貴。在某次裴斯塔洛齊誕辰紀念會上，發表演說，他認為歷代教育家第一個認識勞動教育的價值而有貢獻的是裴斯塔洛齊。

#### 四 教學方法

美國教育家克伯屈 (Kilpatrick) 說，福祿培爾 一生最大的貢獻，是創設了一種不用書本的幼童學校。能够脫離書本的樊籠而施教育，推源溯流，是始於盧梭的見解，成於裴斯塔洛齊的嘗試。

到了福祿培爾無非具體地形成了一個規模。裴斯塔洛齊捨棄書本和兒童觀察實物，去得到直接的經驗，用談話發表，以磨鍊真切的知識，一面是他的理想推動他這樣做，一面是他的窮困逼迫他這樣做。他的嘗試終究指出一條大道。因為教學不再倚靠書本的文字，聚集兒童用實物講談，這才需要教法，教學的技術也才有個研究探索的必要。怎樣觀察才能得到清晰的感覺，怎樣討論才會歸納成爲明確的觀念，怎樣引發兒童繼續探求的興趣，怎樣保持兒童已得的注意。因此，做教師的須怎樣利用實物，怎樣發問，怎樣管理指導，怎樣認識兒童的心理。這許多的怎樣，構成了教學方法的研究。這種研究，在歷史上才是初次出現。百餘年來，固然儘有不少人對它加以貶抑藐視，可是爲兒童得到正常的學習而喜幸，更認真地繼續從事科學的研究的人，亦是項背相望，接踵而起。

裴斯塔洛齊最後二十餘年在教學上的嘗試，直接發生影響的，有這幾方面：語文教學、地理和自然的研究、算術教學、寫字、畫圖和音樂的教學。

今日小學課程裏有說話一種作業，始自裴斯塔洛齊的學校。他要兒童觀察思想，自然地引起他們用說話發表。裴斯塔洛齊非常重視這種發表。他認爲：（一）兒童從實際經驗所得到清晰的觀

念，必須要能够發表出來；（二）兒童發表觀念所應用的字彙，應該依順序，有組織地擴充；（三）兒童應該受到這樣一種訓練：使他有逐漸增加的一聯串的觀念，以及將這些觀念依次發表出來的能力。他這種主張和實施在當時的普魯士小學裏施行很有成效。一八三九年美國教育家施陶維（Calvin E. Stowe）在普魯士參觀這種教學，很驚異兒童的發表能力。一八四三年荷雷斯曼（Horace Mann）著名的參觀報告裏也說：「這種方法教兒童活用語言，教他們造句選字，把完全的意思發表出來，教他們避免有過不及的表示，總之，教他們說一件事，要用適當的話講適當的意思。」後來在一八六二年美國奧斯衛哥（Oswego）地方的小學裏都採用這種方法。其影響所及，逐漸使語言替代文法而興，正確而動人的發表方法，漸漸替代了文法規則定義的記誦。

十九世紀以前，小學校裏幾乎沒有地理這門科目的。有的，只是些記誦字典百科全書式的材料。新地理學始自德國的卡爾利忒。他小時在沙爾慈曼（Salzmann）的學校裏，求學達十一年之久，畢業後又任助教一年。沙爾慈曼的學校，在巴斯道（Basel）所創導的新學校中，是最成功的一個。他們都崇信盧梭學說，所謂「泛愛主義」的一派。（巴斯道和瑞士的拉乏特是德國在薩連

動理論方面的代表人物，與哥德交情甚篤。利忒很早便對地理發生興味，他的先生摩忒斯（Uints Muths）預言他將成爲著名的地理學家。利忒在一八〇七年和一八〇九年兩度往訪斐斯塔洛齊於伊佛登。伊佛登學校和盧梭的理想一樣，對於鄉土地理是非常注重的。斐斯塔洛齊的熱情和理想給了利忒極大的啓發。利忒的科學的新地理學巨著首卷在一八一七年出版，他將此書獻給斐斯塔洛齊和摩忒斯，稱他們「父師而兼摯友」。利忒的書到他一八五九年逝世時，已出至第十五卷，爲近世地理學開山之作。

新地理，一般通稱爲斐斯塔洛齊利忒地理，十九世紀中葉開始在美國發生影響，最先是小學低年級重視鄉土地理的教學，隨着是一般鄉土地理的教學的革新。和這方面最有關係是岐俄（Arnold Guyot）和派克（Colonel F. W. Parker）。岐俄是瑞士人，在德從師利忒四年，一八四八年受麻省（Massachusetts）之聘到美，後在普靈斯吞（Princeton）大學擔任地質學和地理學教授。一八六六年發表小學地理教科書、地圖和地理教學指導等書。地理教科書第一冊是和當時奧斯衛哥師範學校一個教師合作編輯的，它的目的是「使兒童對於地球上各區域的自然景

象，先得到鮮明的認識，然後研究到其他的各種地理問題。」派克亦在德研習地理，返美任師範學校教師，採用利忒和岐俄的各種教本。一八八九年發表「怎樣教地理」一書，流佈很廣，對於新地理教學的影響很大。他的學生夫賴 (Alexis Frye) 照岐俄的方法繼續編輯地理教科書。這幾個人為地理教學奠定了一個堅實的基礎。

小學自然教學的演進，不像地理那樣一開始便走入正途。它分為三個段落：(一)從散漫的進展到有組織的實物教學，但是只限於熟習名詞；(二)學習初級的專門科學知識，大部份又屬於分類方面；(三)自然研究，以觀察認識自然現象為目的。第一階段最適當的代表是英國的梅博士兄妹 (Dr. Mayo and Miss Mayo)。梅博士一八一九年到伊佛登，返英後與其妹辦理學校，初在艾潑松 (Epsom) 地方，成績極好，後又在箕姆 (Cham) 地方續辦。在箕姆學校時期，他們出版了幾種教本，最著名的是梅俄女士所編「實物教程」 (Lessons On Objects)，一八三〇年出版。原先流行於英國小學裏的，只是一種「字書」，其中無非雜列各種物名而已。梅俄的書，矯正此弊，它將每一物（例如玻璃）列舉其性質、部份、功用等等，這些都是兒童所能經驗到的，又有些



有趣味的常識作爲補充。教學時應用具體實物，或出外觀察，和讀書相兼而行。這書在英美通行七十多年，發行達六十三版。著者雖然在序言裏提及「應用此書者，若不認識本書所依據的原則，仍依機械的方法教學，還是用老方法教舊課本爲善。」可是應用者終究還是背誦強記。裴斯塔洛齊的實物教學，乃流於形式化。這種形式化的教學一度盛行於美國和德國。托爾斯泰在德國某小學參觀，曾見一位教師給學生看一張魚的圖。教師問：「你們看見些什麼？」學生回答：「魚。」教師說：「不是。」學生於是紛紛猜測，說了不少離奇晦澀的答案。最後，教師嚴正地宣佈：『在你們面前是一個魚的形象。』斯賓塞（Herbert Spencer）曾稱這類的實物教學，見解很對而實施錯誤。在他一八六一年出版的「教育論」裏極言一般裴斯塔洛齊教法與其精神的不符。斯賓塞的書提出並解答這樣一個問題：「什麼知識最有價值？」當時科學和工業已經昌明，科學常識成爲一般人日常生活所必需。斯賓塞主張一切物質科學的知識對生活最爲重要，當時社會一般的要求，亦復如此。自然教學便脫離裴斯塔洛齊的實物觀察，而成爲科學常識的供給。只是十九世紀後半期的科學知識，是分科嚴密，重定義界說的知識，反而離開實物觀察更爲遼遠。直到本世紀初，根據兒

童學習心理，再轉入自然研究 (Nature study) 一途，方才以形成兒童對於自然界的經驗為主，又回復到盧梭和裴斯塔洛齊的主張。

裴斯塔洛齊以口語和實物的教學，應用到算術方面，他的貢獻：第一是重心算，第二是重經驗。他以前，小學裏是不教算術的。美國在一八〇〇以前，一般小學都不設算術一科，若干地方甚至於禁止設立。即使有此一科的，也是從四年級才開始。教的範圍不出扳手指，演算草，記公式。裴斯塔洛齊將計算回復到思想的活動，以計數實物去增進數的經驗，以運用思想去熟練計算的能力。他用談話的方法教語文，算術往往混合着進行。部格都夫和伊佛登學校裏的孩子，對於算術是很喜歡玩的。這種方法在德國荷蘭等國的小學校裏，傳播很廣。在英國，先於一八二一年有蒲倫 (P. H. Pullen) 編的一本介紹裴斯塔洛齊心算教學的書。一八三六年梅俄博士兄妹創立幼童學校協會 (The Home and Colonial Infant School Society)，這會所屬各小學經雷耐教授 (Reiner) 的指導，推行新算術教學極力。雷耐曾在伊佛登學校擔任算術教師，直到學校停閉才回英國。在美國，最早受到裴斯塔洛齊的影響的，是算術教學。一八二一年考爾朋 (Warren Colburn) 的「裴

「斯塔洛齊算術初步」(First Lessons in Arithmetic On the Plan of Pestalozzi) 出版。此書在英美應用極廣，五十多年之間，始終沒有一本其他教本能夠超過它，並且翻譯成好幾國文字，在小學教科書歷史上可說是一件盛事。這書注重兒童在遊戲和計算實物之中所得到的數的經驗。最前五十二頁教師口述一千個心算問題，完全不教數目字，主要目的在養成兒童數的觀念。考爾朋一八二〇年畢業於哈佛大學，精於數學，曾做過小學教師，他和裴斯塔洛齊沒有什麼關係，從雜誌上介紹裴斯塔洛齊的文字得到啓發。上述書名，「裴斯塔洛齊」幾個字是初版的次年（一八二二）才加上去的。此外，在德國又發生另一種影響。一八四二年格魯培 (Grube) 將裴斯塔洛齊分析基本原素和逐步透徹熟練的方法，應用到算術教學。一年級的兒童只學十以內的計算，1熟練以後，才進展到2，三年級以前不出一百以外的數目，這所謂格魯培方法已極盡其機械化的能事，和考爾朋相比，適得其反。這種方法，一八七〇年傳入美國，居然亦風行一時，直到本世紀初才又恢復考爾朋所代表的裴斯塔洛齊方法。格魯培的方法，至今在我國小學課程標準裏也還可以找到一部份的遺跡。

圖畫、寫字和音樂，裴斯塔洛齊將它們作為技能的訓練。技能訓練能夠達到熟練的程序，他認為：（一）要有正確的形象的觀念，（二）產生這種形象的能力，（三）精巧的表達，（四）獨立自由的應用。盧梭也很重視畫圖，他以為這是知覺和動作相聯的活動。裴斯塔洛齊完全和他相同，不過更具體地應用於教學。圖畫教學的開始便是各種幾何形象——直線、曲線、各式的角和面——的觀察和繪畫，其進展自直線開始，逐步到橫線、曲線、直角等等，有着一定的順序。這類形象的「原素」，裴斯塔洛齊稱為「形象的字母」（Alphabet of Form）。英國梅俄女士和美國的卡爾金斯（N. A. Kalkins）的「初級直觀課本」（Primary Object Lessons）都盡量採用。卡爾金斯的書出版於一八六一年，是當時所出很多同樣的書裏最好的一本。不過斯賓塞認為根據這些原則所編的圖畫書，實在是再惡劣不過的了。後來，福祿培爾也繼承這種「形象美」（Forms of beauty）的觀念。直到杜威才解放出來，以經驗的發表為主，以大膽粗率的筆調為美。裴斯塔洛齊的圖畫教學法，固然已經經過進步的修正，而這門重要科目的進入小學，卻是自他開始。

裴斯塔洛齊以圖畫為寫字的基本的主張，無疑是對的。他認為寫字無非是一種線的繪畫，若

是兒童先習寫字，則他的手限制於畫一種特殊的形象，他種形象的熟練都被犧牲了，並且先習畫圖，寫字的進步亦比較的快。只是他的寫字教學，也是像畫圖的入手一般，先習各式的線，而那些線又有一定的順序。這又自英國梅俄博士開始介紹，再傳入美國。不多時以前，我國所流行的英文習字帖，由各種線條而字母，而單字，便是受的這種影響。但是寫字終究和畫圖不同，據蒙特梭利實驗研究的證明，寫字用分析和漸進的方法，學習效率確乎比較的高。

裴斯塔洛齊對於音樂教學的貢獻有兩方面：（一）像地理算術等科一樣，從他起，才試驗出一種教學的方法；（二）他以前，小學校不過唱些讚美詩而已，若干清教徒所在的區域，簡直視此為淫靡瀆神的惡濁之聲，是禁止唱歌的。美國小學音樂教學的開始注意，也是受了裴斯塔洛齊的影響。去瑞士參觀教育的胡特勃烈其，對於音樂素甚愛好，歸國後便宣揚裴斯塔洛齊的音樂教學法。從他引起當時一位音樂教師梅松（Lowell Mason）的注意，竟改變了梅松對於音樂教學的見解和方法，使他自一八三六年起推行音樂於波斯登各學校，而成美國音樂教師的先導。

一八四六年，裴斯塔洛齊誕生百年紀念時，他在大陸上影響的廣被，正達於極點。在德國有

「普魯士裴斯塔洛齊學校制度」之名，可見裴斯塔洛齊對於當時德國最強大的一邦普魯士教育制度影響的重大。海爾巴德死於一八四一年，死後，他的學說漸漸流行，到一八六五年之際已經替代裴斯塔洛齊的影響而興起。在美國，他們兩人影響的交替，一直要到一八九二年美國海爾巴德學會成立。從海爾巴德早年和裴斯塔洛齊的關係上，去看他們先後的聯接，特別在教學法方面，實在是極自然的事。裴斯塔洛齊，縱使在教學的各方面作過極有價值的嘗試和思想，可是他的着重之點究竟不離感覺印象，他始終沒有充分在實施上表達他直覺的認知的全部意義。他留出一個空缺——從直覺的認知到概念的形成，這整個程序，尤其是後一點，海爾巴德從心理學的深究，提出一個統覺（Apperception）的學說，替他完成了。海爾巴德極推重，極感謝裴斯塔洛齊抉出直覺的認知在教育上無限緊要的地位，他更進一步，要利用教學的藝術把它轉變成明晰而確定的概念，這全部的過程，他以統覺名之。具體的貢獻是他和他的學生所試驗出來的五段教學法。教學的進行應和兒童心理發展平行而相協調，其間的程序，即是裴斯塔洛齊認為是他畢生所要發現的祕密之所在。海爾巴德說：「發現這個程序是裴斯塔洛齊的主要努力，而同時也是我的最大理

想。「百餘年來，這個努力，有多少人在不絕地繼續效勞！這個理想也還有不少人在不倦地繼續奔赴！

麥斯塔洛齊盡心於施愛，海爾巴德則竭誠於求知。他們兩人都注意教學，在對兒童對青年的教學之中，一個成仁，一個成功。海爾巴德說：「沒有再比教學上更需要廣博的智慧的遠見了！在教學上，日常的工作和個別的經驗是何等的紛繁，而我們的見解又是何等的狹窄。因此，為教學的藝術作科學的準備真是需要，這是一種工作之前對於心理的認識的準備，由於這種認識我們才可以在教學上成功。當然，這種認識要得之於實際的工作。單是教學，只能學習一種藝術——技巧、機智、應付和法術，惟有預先有心理學的準備的人，才能使這種藝術真正屬於他自己，以此形成他自己，和預測以後所要遭遇的種種經驗。」麥斯塔洛齊自部格都夫以後，深信要運用新的教法，惟有培養新的教師。海爾巴德繼承這種主張，認為要在教學上成功，必須預先有心理知識的準備。師範教育在這種主張之下確定了它的價值。

## 五 師範教育

裴斯塔洛齊在普魯士的聲望，和他事業的成功是同時開始的。一八〇一年他所著的「愛子義方」發行預約，在普魯士受到熱烈的反應。次年（一八〇二年）海爾巴德發表的參觀報告又引起廣泛的注意。又次年（一八〇三）普魯士派遣代表到部格都夫參觀新教法。許多景仰訪謁裴斯塔洛齊的青年之中，有一位名柏拉曼（Plamann）的，早年讀了裴斯塔洛齊的著作，這時也借資到部格都夫去求教。返國後，在一八〇五年便開設學校，完全做行裴斯塔洛齊的方法，同時發表關於裴斯塔洛齊的著述。一八一二年再訪伊佛登，歸國後又另設一校，大政治家俾士麥也是當時的一個學生。佛徹培爾自伊佛登返國，重入柏林大學深造，同時也服務於柏拉曼的學校。一八〇八年，裴斯塔洛齊的兩個學生，倪柯魯維斯（Nicolovius）和休文（Suevern）職掌普魯士教育行政，派選十七個優秀青年到伊佛登學習。同時，菲希德在著名的演講「告德意志國民」裏也竭力頌揚裴斯塔洛齊的理想。普魯士敗於拿破崙，王室避難到東北邊省哥尼斯堡，仍不忘創辦小學，德國



其他各邦也有同樣的推行。以上這種種的活動，其性質無非是一種新教育的醞釀。稍後所以建立起所謂「普魯士裴斯塔洛齊學校制度」而造成德國國民教育執世界牛耳達大半個世紀之久的，應歸功於普魯士的師範教育。其中最有功績的人是第斯多惠（Diesterweg），他高才而具遠見，深慕裴斯塔洛齊理想。他先在一八二〇——一八三二年之間任萊茵省新創的茂斯（Moers）師範學校校長。一八三八年出任柏林國立師範學校（Königliches Seminar fuer Stadtschullehrer）校長，又附設實習學校，近代公立師範教育制度自此始。他又改造柏林國民學校制度，從此安下了良好的基礎，在當時已經引起廣大的注意，為全德的模範。第斯多惠提創組織各種教師的集會，發行雜誌，出版教科書。這一切的成就，他在一八四六年的裴斯塔洛齊紀念會演說裏講：「任何優點，任何名譽，都要歸之於一個人，這個人便是裴斯塔洛齊。」

在英國，裴斯塔洛齊的影響有兩方面：（一）勞動教育，凱博士創導之初，便是創辦著名的勃塔西師範學校，經他的領導，這種師範學校在十九世紀中葉達二十二所之多。此點本章第三節已有所敘述。（二）英國幼童學校協會為推行裴斯塔洛齊的方法，除辦理若干幼童學校之外，並於

一八四三年開辦師範一所，梅俄博士的「幼童教育實施要義」(Practical Remarks on Infant Education)便是向受訓練的師範生介紹裴斯塔洛齊的一本書。一八四五年國會教育委員會所發表的報告，指明受過訓練的新教師，已經造成幼童教育顯著而健全的進步，並且特別申明英國幼童學校協會諸負責人的卓異的努力，尤其是梅俄博士的成就。不久，英國幼童學校協會竟在美國發生了極重要廣泛的影響。

彷彿裴斯塔洛齊一般，一位二十五歲的青年薛爾登(Edward A. Sheldon)一八四八年在紐約州奧斯衛哥地方主持着一所貧兒學校。二年以後，他又做了另一所私立學校的校長。又三年(一八五三)奧斯衛哥地方聘請他任教育局長。他開始將學校分爲年級：低中高各級都是三年。以四年，訂立出一個課程，然後他開始訓練教師。他在博物院裏見到英國幼童學校協會所出的各種模型、教具和教材，引起他莫大的興趣。經他的建議，一八六一年聘英國幼童學校協會附設師範學校一位教師馬卡雷女士(Miss Murard)創辦師範學校。次年馬女士返國，薛爾登自任校長，聘克留西之子赫爾曼(Hermann Krusi)任教師。赫爾曼早年在德，很熟悉德國教育，繼在瑞

士他父親所辦的師範學校，以及英國梅俄的學校服務。一八五二年後，到美國麻省某私立師範學校任教，其後便在各處講學任教。從一八六二年起，到奧斯衛哥師範學校，服務達二十五年而退休。因為奧斯衛哥師範學校辦理成績優良，開辦的第六年（一八六六）便改爲州立師範。在那裏融合英國的、德國的以及瑞士的斐斯塔洛齊作風於一爐，薛爾登幹練有爲，教師稱一時俊選，課程無分理論實際，構成聯貫一氣的組織，注重示範教學和試教批評，口語和實物的教學成爲最大特色，出版課本、教材和各種教學指導。那時正當南北戰爭以後，美國國力逐漸充盈發旺，在新興局面之下，一個新伊佛登於是出現，參觀訪問者接踵而至。畢業的新教師向各處分發，形成所謂「奧斯衛哥運動」。斐斯塔洛齊的理想種子，在他死後不到四十年，終於在北美得到一塊肥土，蓬勃發育成長。奧斯衛哥成爲美國新教育的一個苗圃。當它成立的前一年（一八六〇）全美僅十三所公立師範學校，十二年後（一八七二）便突增至六十三所，二十年後（一六八〇）增至近八十所。這些新增的師範學校容納了許多奧斯衛哥的畢業生，新教法得以廣播。終使美國推陳出新，到十九世紀末，便演化出它自己的自由活潑的新教育。

裴斯塔洛齊在晚年悲哀的境況裏，曾說：「我的崇高的理想，顯然是從一個慈祥善良的心而流出的，只緣我缺少智慧與實際的才能去配合它，否則，我的心願可以如何的推廣開去！這心願，是由一種絕端清晰的想像，而在我日常生活的艱困之下，這種想像已經證明不會再有什麼重要的結果了。」他的善心，百餘年後，已經給了他光榮的報謝。他的暮年的悲鳴，正指示着後人一種何等尊貴的義務！